

田野紀要

## 竹塹城外文采風流： 曾秋濤及其創建的來儀、御寮吟社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

本稿包含「曾秋濤先生家族及弟子後嗣訪談錄」、「曾秋濤和來儀、御寮吟社的弟子們」、「曾秋濤詩選萃」三部分，為筆者主持「竹塹城外文采風流：清末開港到日治中期竹北地區文人活動及網絡調查計畫」之田調成果，隸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客家研究揚帆計畫」。曾秋濤（1890-1956），新竹郡舊港庄人（今竹北市崇義里），祖籍福建泉州。曾氏家族康熙年間渡台，至嘉慶、道光之際已為塹北豪農。秋濤師事曾逢辰、鄭家珍等人，為「竹社」及「耕心吟社」同人，一生於漢文教育、漢詩推廣及地方文化事務貢獻良多。曾秋濤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先後任教於雅宜書齋、東山書房、六也書房、三省學堂，總計40餘年，受教弟子超過千餘名。他以書房為中心，在1928年創辦「來儀吟社」、1931年成立「御寮吟社」，為竹北地方詩社嚆矢。其堂姪暨弟子曾文新等人，更在1937年後以此基礎另創「鋤社」。

關鍵字：曾秋濤、曾逢辰、鄭家珍、來儀吟社、御寮吟社、六也書房、三省學堂、漢詩

\* E-mail: wakenlily@yahoo.com.tw  
通訊地址：新竹市東區光復路2段101號  
電話：03-5714153  
投稿日期：2015年1月15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年3月2日

##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s outside Zhu Qian City: Ceng Qiu-tao and Lai-yi and Yu-liao Poetry Societies**

Shu-chin Liu<sup>\*</sup>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is in three parts: “interviews on Ceng Qiu-tao’s families and disciples,” “Ceng Qiu-tao and his disciples in Lai-yi and Yu-liao Poetry Societies,” and “Selections of Ceng Qiu-tao’s poems,” which are the outcome of field research in my project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s outside Zhu Qian City: Literati’s Activities in Zhubei Area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Ports-Opened-for-Trad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d-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Network Investigation Project,” a project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Hakka Research Project. Ceng Qiu-tao (1890-1956), born in Kyuminato Village, Shinchiku District (now Congyi Village, Zhubei City), was originally from Quanzhou, Fujian. The Ceng Family migrated to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1622-1722. Between 1795 and 1850, they became wealthy farmers in the northern Zhu Qian Area. Ceng Qiu-tao had been a disciple of Ceng Feng-chen and Zhen Jia-zhen and a member of Hsinchu Poetry Society and Gengxin Poetry Society. He devoted himself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his whole lif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Postwar Era, Ceng Qiu-tao served as a

---

\* Date of Submission: January 15, 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2, 2015

teacher in Ya-yi Academy, Higashi Yama, Liu-ye Academy, and San-sheng School respectively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 trained more than a thousand disciples. Ceng Qiu-tao founded Lai-yi Poetry Society in 1928 and Yu-liao Poetry Society in 1931, and became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local poetry societies in the Zhubei Area. In 1937, his nephew (also his disciple), Ceng Wen-xin, founded “Chu She” on the basis of these societies with Ceng’s others disciples.

Keywords: Ceng Qiu-tao, Ceng Feng-chen, Zhen Jia-zhen, Lai-yi Poetry Society, Yu-liao Poetry Society, Liu-ye Study, San-sheng School, Chinese Poems

## 一、曾秋濤先生家族及弟子後嗣訪談錄

### (一) 前言

曾秋濤及來儀、御寮吟社同人詩作與詩人後嗣訪談工作，為筆者主持的「竹塹城外文采風流：清末開港到日治中期竹北地區文人活動及網絡調查計畫（2014）」田調部分成果。本計畫隸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客家研究揚帆計畫」，謹此感謝計畫總主持人張維安教授及行政團隊的大力支持。本計畫能順利完成，首要功勞者為曾秋濤長房七孫曾煥儀、六孫媳曾黃秀琴、長曾孫曾國良、孫曾煥弼、孫曾元德、曾孫曾崑崙、曾孫曾博文、堂弟媳曾楊璧、堂姪孫女曾淑女、弟子戴永之女戴素蟾、弟子劉進之女劉淑貞、弟子劉進之子劉榮隆、弟子戴文俊之子戴章鉅、弟子莊陳登雲之子莊肇嘉、弟子黃水塗之子黃永和、弟子曾清水之子曾錠、新竹詩社榮譽理事長蘇子建，與竹北市曾氏宗親會總幹事曾聰明等人。其次，感謝施懿琳教授指導調查方向並提供秋濤未出土詩稿，以及黃美娥教授提供《耕心吟集》詩稿影本。最後，謹向全力推動本計畫的助理洪麗娟、徐淑賢、蔡佩均、陳令洋、鄧君婷、盧美辰同學，致上最高謝忱。

### (二) 小傳

曾秋濤（1890.2-1956.11），字壽三，號銀波、海鏡、秋江、三省，日治末期曾改名增永壽三，另有詩名曾秋江、樂水、來儀齋主人等，新竹郡舊港庄貓兒錠拔子窟人（今竹北市崇義里鳳岡路三段一帶），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銀同。曾氏家族康熙年間渡台，先祖往來呂宋、台灣之間經營，到嘉慶道光年間已為塹北豪農。秋濤曾祖曾呈竹（1811-1886）為第八子，續承鄉飲大賓榮銜，長子雲夏、次子雲霖皆

富甲一方，並續承榮銜。曾雲霖尤為長壽，清代任保甲長，其子烟燉（字子厚、乃敷，號篤愛軒，1868-1921）於光緒 19 年（1893）考取秀才，1897 年台灣割讓後授佩紳章。曾雲霖十分器重姪孫秋濤，1911 年貓兒錠信仰中心五賢宮重修竣工之際，特別指示弱冠的曾秋濤題寫宮名及正殿楹聯。秋濤成年後歷任舊港庄協議員、保正兼聯合會長、新竹水利評議員等職，戰後其長子曾文綺也擔任崇義村村長、農會理事長、漁會代表、農會小組長等職。曾家自清代到國府時期，長任基層公職，前後逾百年，在貓兒錠有「村長世家」之稱。

秋濤幼年由生父任書房教師之曾瑞質（1861-1928，號捷瑞）啟蒙，兼受叔父曾烟燉秀才指導。六歲遭逢割讓之變，未進日式學校，不解日語，年長受學於宗親曾逢辰秀才開辦的私塾，札下深刻漢文基礎，及長隨師加入竹社。曾秋濤除活躍於竹社，復拜鄭家珍（1866-1928，字伯璵，號雪汀）為師，並參與鄭舉人在 1923 至 1927 年主持的「耕心吟社」，為骨幹份子之一。鄭舉人過世後秋濤與繼任社長魏經魁（柏梧）共同編纂雪汀遺稿《雪蕉山館詩集》，魏氏另輯錄同人著作為《耕心吟集》。

1927 年 5 月，曾秋濤以大同吟社聚會為名，於貓兒錠曾銀鏤秀才第舉辦大同吟社擊鉢吟會，廣邀竹社等塹城四社參與，以此因緣於 1927 年創辦「雅宜吟社」，1928 年正名為「來儀吟社」，1931 年又於舊港庄魚寮另創「御寮吟社」。曾秋濤和竹市吟友往來密切，與湖口、新埔吟友及關西「陶社」共同集會，向台北、台中、鹿港、台南、花蓮、台東等地詩人互通聲息。1937 年秋濤堂姪、亦其弟子曾文新（1909-？，東農、東濃、小東郎、了齋），以來儀、御寮兩社成員為主，廣招竹市吟友，擴大改組為「鋤社」。

曾秋濤一生奉獻漢學教育，無其他營生。由日治時期到戰後，先後

於曾氏家塾（1911-1920 年代，貓兒錠）、東山書房（1927-1940 年代，魚寮）、六也書房（1928-1936，新竹關帝廟）、三省學堂（1945-1951，新竹市北門街 88 號）多處任教，總計 40 餘年。他創立的兩個吟社，基本上以書房為中心，初期成員多為曾氏子孫和塹北居民，其後書房授課地點從竹北擴及竹市，詩社成員亦向外擴大。秋濤長年奔波兩地，誨人無數，受教弟子超過千餘名。戰後繼續活躍於新竹市及全台詩壇，亦曾任新竹市文獻委員，於漢文教育、漢詩推廣及地方文化事務貢獻良多。（柳書琴撰）

### （三）訪談錄

#### 1. 我的祖父曾秋濤先生：曾煥儀先生訪談

口述者：曾煥儀先生

曾秋濤之孫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年 9 月 28 日

地點：竹北市崇義里曾府

我出生於 1935 年，是曾家第 18 世文綺公的七子。我的祖父曾秋濤（1890.2.26-1956.11.9），字壽三，號銀波、海鏡、三省，日治末期一度改名增永壽三，另有詩名曾秋江、樂水、來儀齋主人等，光緒 16 年（1890）出生於新竹郡舊港庄貓兒錠拔子窟。我的祖母楊麥娘（1887-1939），為今新竹市香山區虎林里望族楊家之女，不識字，但是擅繪畫和刺繡，看見一隻鳥飛過，轉身進屋就能維妙維肖地模擬出來。

1958 年，我堂叔公曾銀鏤主持編印了一份流傳很廣的族譜，所載祖籍地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銀同西計灌口安仁里 14 都倉頭保倉頭

社」。從清康熙 39 年（1700）第 9 世曾肇珠、曾肇玉、曾肇珍等人相繼渡台，至今已 200 多年，來台後肇珠公派下子孫定居於新竹郡舊港庄崁頂、貓兒錠拔子窟（一般簡稱龍山派崁頂曾氏），以及舊港、紅毛港、新豐、新竹市一帶，之後各房子孫開枝散葉，目前散居全台及海外，已繁衍到第 21 代。肇玉、肇珍兩派子孫目前也分布在新竹及全台各地，譬如住在鳳岡國小旁的曾添枝先生，就是肇玉公派下宗族。新竹市目前的曾姓人口，有一半是由貓兒錠、崁頂搬出去的。曾家和魚寮戴家、新竹林家、舊港彭家、新竹楊家等幾個地方上重要家族時常聯姻。我有一位姑姑寶鈿便嫁到舊港彭家，而彭家子弟中的彭雲鵬先生也是祖父所創來儀吟社的成員之一。

我祖父秋濤公，是曾家第 15 世瑞質公（1861-1928）的長子，因瑞質公的二哥瑞釵公無後所以過嗣。秋濤公的親生父親曾瑞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書房老師，祖父幼年直接受生父啟蒙。瑞釵公（1859-1890）32 歲就過世了，秋濤公和他過房後的嗣母楊招，以及另一個也是過嗣的兄長曾清角一起生活。秋濤公的祖父雲夏公有五房子孫，家業繁昌；雲霖公派下的堂叔烟燉公則是光緒 19 年（1893）秀才，任保甲，為地方士紳，曾在竹圍（今崇義里鳳岡路三段 720 巷附近，臨接西濱公路一帶）興建秀才第。我祖父出生望族，家境寬裕，不愁衣食，成年後還與母親楊氏一起，在秀才第左側興建曾氏祖厝，這間古厝至今仍留在鳳岡路三段上。老厝前方與秀才第的半月池相接，後面則有獨自的花園、果園，當時秋濤公的堂弟溥澹一家人也住在祖厝裡。

日治時期貓兒錠居民和新竹市及魚寮庄的往來較多，常行買賣。當時沒有橋可過河，居民也不會花錢搭竹筏，更不是搭乘製糖會社的小火車，多半是步行往返，由家中走到北門街，大約費時一個半鐘頭，途中要渡過頭前溪和鳳山溪。在當時，舊港是竹北最熱鬧的地區，鄉公所、

農會、漁會皆設於該地。舊港（舊名魚寮）的信仰中心是港安宮<sup>1</sup>，位於竹北市新港里港安街，主祀戴府王爺，配祀清水祖師和蕭、潘、郭三府王爺。戴府王爺聖誕是每年農曆 6 月 10 日，王爺聖誕這一天和中元普渡，都非常熱鬧。

五賢宮是貓兒錠一地的信仰中心，在魚寮庄尚未蓋起戴府王爺廟的年代，居民都到貓兒錠進香，但現在來的人就少了。五賢宮和曾氏家族淵源深厚，歷代子孫都很用心幫辦廟方事務，捐錢出力。廟中供奉清、朱、吳三府王爺，到了民國前 1 年（1911），有感於廟宇年久失修，祖父的堂叔曾雲霖就和其他地方仕紳發起募款修建。雲霖公（1845-1931），號沛甘，在清代當過保甲長，其子曾烟燉（1868-1921）是秀才，其孫曾銀鏤（1886-1970），我祖父喚他堂兄，長期擔當舊港庄協議會員、會長等職務，是地方有力人士，孫子文培（1907-1954），號育英，經常和祖父一起吟詩，並隨同前往台灣南北與其他詩社交流。1911 年五賢宮重修時，可能因為雲霖公很看重當時才 20 歲出頭的堂姪孫，因此正殿及正殿門外的楹聯都交由我祖父題作。

祖父 6 歲時遭遇台灣割讓的變局，之後沒有進入日本新式學校，因此不會日語，他長期在秀才曾逢辰（字吉甫）開設的「鳳岡書屋」讀書，札下深刻的漢文基礎。曾吉甫秀才當時在貓兒錠有不少田產，我小時候便常從祖父和父親口中聽見他的大名，他應是我們宗親中較遠的一支，但目前曾氏族譜不全，因此無法確定。祖父還有另一位老師，就是鄭舉人家珍先生（鄭雪汀）。在曾秀才和鄭舉人兩位儒師教導下，祖父參加過很多新竹地區的詩社，譬如竹社、耕心吟社、大同擊鉢吟社等等，在

1 據傳清朝道光年間，戴王爺神威顯赫，顯聖於竹北市魚寮（新港里之舊寮）地區，原供奉於信徒家中，光復後眾多善男信女感沐神恩，於是集資發起建廟、恭雕金身之盛舉，時蒙戴林相、戴國雄等先生之家族奉獻建廟基地，1980 年港安宮興土動工，1984 年年底完竣。現址為新竹縣竹北市港安街一段 265 號。

當時年輕一代中非常活躍。另外，大約是在 1930 到 1931 年之間，他自己也在貓兒錠三堡（今竹北市崇義里）和舊港庄的魚寮（今新竹市新港里），創辦了來儀吟社和御寮吟社。

祖父與櫟社、瀛社等台灣全島有名的大詩社，以及湖口的大同擊鉢吟社、新埔吟友、關西的陶社都有來往，與花蓮、台東等東部地區詩人亦有交遊。家住崁頂的曾文新（1909 - ？）（曾東農、東濃、小冬郎、了齋）是他最得意的門生，亦屬曾氏八柱祖（八祖）水源公的後代，也是曾文采的堂兄，算是我祖父的堂姪，我們這裡人都叫他的本名「啟銘」。他是當時的知名詩人，也是御寮吟社、鋤社等社群的重要份子。他有四、五個兄弟，曾文新和參加御寮吟社、來儀吟社的曾錦鏞是堂兄弟。曾文新是一名記者，1940 年代轉職到東部工作，曾在花蓮、台東和當地文友共組奇萊吟社、寶桑吟社，祖父受他邀請到東部一遊，並和當地詩人開吟會。祖父一直到民國 45 年（西元 1956 年）去世前，每年端午節必到台南等地參加詩人大會或擔任詞宗。曾文新對祖父非常敬重，祖父過世十幾年後，有一年忌日，他率領詩社子弟一起前來祭拜祖師爺，其中還有一位是外省人。

提到曾文新的堂弟，秋濤的姪兒曾文采，就令人傷感。祖父在日治末期有過一次悲傷的海外旅行，就是去上海迎回文采的骨灰。曾文采為水源公派下，家住崁頂的他，是曾杯的公子，由於家境富裕，1934 年前往上海留學，準備習醫，不幸因水土不服，於 1938 年病逝上海。其父曾杯因慣吃鴉片，不便出遠門，委由我的祖父代為前往迎回骨灰，祖父曾寫詩哀惋其英年早逝。

住魚寮的戴永是祖父最疼愛的學生，每回魚寮作地方戲，他必走路過來迎請。後來他先過世，祖父極度傷悲，親自撰寫祭文，誦讀時泣不成聲。另一位御寮吟社中我印象較深的詩人，是住在白地粉的書法家劉

進（劉彥甫）先生，他也是祖父的學生，戰後在農會工作，曾任第二、三、四、六屆的竹北鄉鄉民代表。劉先生擅長書法與聯句，港安宮的楹聯就是他題的。

御寮吟社和來儀吟社除了新竹地區文友和鳳岡、魚寮兩地外姓子弟參加之外，也有不少宗親子弟參加。譬如，住在崁頂的曾煥灶先生，就是祖父的學生，他是曾氏宗族在新竹市溪洲里的支裔，是地理師。此外，竹蓮寺大眾廟後方有一間齋堂為淨土禪寺，寺中修行的比丘尼智章法師是曾家子孫，俗家名曾蕊，是祖父少數的女弟子之一。

祖父的詩社以他的書房為基礎，他先後開設四個漢書房，分別是日治時期的「雅宜書齋」、魚寮（今新港里）的「東山書房」、新竹市關帝廟的「六也書房」，以及光復後位在新竹市北門街 88 號（現改建中）的「三省學堂」。「雅宜書齋」是祖父最早開設的書房，但當時我還小沒有記憶了，地點不確定，應在貓兒錠。位於魚寮的「東山書房」來回皆須渡越鳳山溪和頭前溪，所以祖父長住該地，每隔 10 天、半個月才回家一次。一般而言，祖父書房裡的學生有成年人也有幼童，男女兼收，依程度分班上課，設有大、中、小班。日治時期新竹市內的私塾很多，但舊港地區就以祖父的書房最有名。據我所知，當時新竹市內有很多知名的漢文私塾，因為學堂先生各有所長，祖父學生中一些年長學生往往輾轉接受過很多不同老師的授業。

祖父除了對曾氏子孫講授漢文，也教授外姓子弟，對於所有子弟一律不收學費。書房裡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日治時代如此，戰後也是如此。台灣光復後，祖父繼續往返於新竹市北門街和位於竹圍曾家祖厝附近的鳳岡集會所教授中文，估計戰前、戰後他教過的學生超過千餘人。戰後除了職務需求，須使用漢文的公務員之外，人數占最大宗便是道士。道士必須閱讀古籍，研習堪輿、地理，中醫師要研習古文醫書，因

此都需要接受較深細的漢文訓練。祖父在日治末期也曾應湖口鳳山寺僧團的延請，前往寺中教授漢文，僧團對他十分禮敬。他和新竹市的無上和尚、斌宗法師、妙禪上人曾有過詩歌唱和。祖父過世時以道教儀式辦理，除了很多道士學生奔喪以外，淨土禪寺、法雲寺的法師，包括台灣第一位修成肉身菩薩的慈航法師，都前來祭拜。

祖父的書畫功力很好，雖然少畫，但他的觀音像遠近馳名，如同我家廳堂一樣，許多曾姓親族大廳或佛堂的觀音聖像都由他恭繪，若有人求字畫，祖父向來慷慨相贈，分文不取。每逢過年求取春聯的人絡繹不絕，總要花上一兩個月揮毫相贈。此外，祖父也通曉勘輿之術，但是除了至親好友和地方祠廟所需，不輕易幫人看風水。他長年教學、吟詩，丹田有力，聲如洪鐘。當時從新豐進新竹市作生意的農人和商販常津津樂道，說他們走到河對岸的南寮依然聽得見祖父吟唱詩句的宏亮聲音。祖父不像其他曾氏親族從事農、漁、商等等，一生專事教學。他很開朗，對人親切，酒量很好，常和地方父老鄉親閒坐聊天，在地方上很有人望，只要魚寮有祭典、作熱鬧、作戲的時候，常有人用轎子來請他過去看戲。

祖父從日治時代就受官方敬重，曾擔任過庄協議員、保正兼聯合會長、新竹水利評議員等職務，台灣光復後於鄰里公共事務和地方文化事務方面一樣貢獻很多，也曾擔任新竹市文獻委員會委員，應鄉公所等政府機關請求幫忙題字，或為鄉里的學校、社區重新命名，譬如日治時期的貓兒錠一堡、二堡、三堡，就在他建議下改名為大義里、尚義里、崇義里。

祖父母總共生養了 13 個孩子，8 男 5 女，包含一對雙胞胎女兒，兩位孩子不幸早夭，4 位出嗣給無後的宗親，另有養女 1 人。祖父的 7 個兒子文綺、洋溢、決錄、模楷、本源、炎輝、栴檀，孫子瓊瑤、煥燁、怡顏、怡軒，以及堂姪文新、文采、維熊、文培等人和我們孫輩這一代，

都先後在他開設的書房免費讀書，子輩中不少人也參加了他的兩個詩社。因此我的父叔輩們都通曉漢詩，有人寫多，有人不寫，就算不常寫，也都能欣賞或鑑別詩的好壞。我的三叔曾決錄，戰後在新竹市公所工作，能詩能吟，但作詩為數不多。四叔曾模楷為祖父子弟中詩學造詣最精的一位，曾與祖父一同前往北門街講課，負責教授以年幼學員組成的小班，日治後期他隨曾文新到花蓮發展，光復後曾參與 1973 年由台灣擔任輪值國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獲得第七名的佳績，十分難得。五叔曾本源（1919-1991）擅音律，笛藝無師自通，地方人士都叫他「笛子仙」，畢業後任職於新竹市警察分局，他太太朱碧釵（1916-1988）也曾在那裡隨班旁聽。中班和大班則由祖父講授，這兩班的學生能力較高，晚上的大班都是因為工作需要前來精修的成人，有一百多人，學堂裡沒有麥克風，講授、唸誦、吟哦全靠丹田力氣。六叔曾炎輝，與四叔曾模楷同為兄弟中詩藝較精者，亦擅書法與繪畫，他家子弟的漢文由他親授，為花蓮玉里鎮公所主任秘書退休。另外，我祖父的叔叔瑞卿公的孫子曾維熊考台北師範學校時，也常和祖父學習漢文；其他如曾維熊的兄弟南昌、宗嶽、文典、春發幾位也曾跟著祖父上課。現在我家、我六哥家和姪兒國良家以及其他各房或多或少也還殘留一些當時家族子弟上課用的線裝書。

祖父親自教授子孫漢學，但他也非常重視新式教育。我父親曾文綺（1905-1972）就讀新竹第一公學校（時稱新竹第一公），二叔曾洋溢（1907-1980）、三叔曾決錄（1912-1993）一起入學，就讀舊港公學校，1926 年畢業之後，二叔洋溢繼續升學，畢業於宜蘭農校。1920 年新庄子（今新豐）中崙公學校在貓兒錠設立分教場，利用五賢宮為教室，但是兩位叔父還是每天涉水到南寮上學。因為貓兒錠位處兩大河川出海口，進市區都要渡過鳳山溪、白地粉圳、舊港圳、頭前溪及其支流

等五條水道，十分不易。1921年貓兒錠分校改屬舊港公學校，1926年地方人士捐建教室三間於現在鳳岡國小校址，成立舊港公學校貓兒錠分教場，從三叔以下到七叔才從這裡畢業。1938年校名改為扶桑公學校，我於1942年入學，校長是日本人松田久先生，讀六年畢業，當時14歲。台灣光復後學校改名貓兒錠國民學校，最後又改為鳳岡國小。1948年起我二叔曾洋溢先生接第六任校長，一直到1971年退休，由教務主任曾維熊先生代理校長職務，也就是我堂叔。

祖父有一子一孫曾到日本留學，分別是七子曾栴檀和長子曾文綺的次男曾煥燁。七叔曾栴檀原本在基隆水產試驗所任職，因表現優異，學校派送日本進修，回國後擔任水產實驗署漁撈科主任，研究各種魚類生態，他同樣能作漢詩，只是寫得少。其餘家族中人也多具有公學校以上的學歷，我父親曾文綺公學校畢業後未繼續升學，但通熟日文和中文，當時鄉間具有雙語能力的人少，因此父親經常協助書寫各種地方文書，或幫忙鄉親向政府提交陳情書等等。父親擅長書法，改建前的舊蓮花寺中有他題的楹聯，竹北鄉公所和竹北農會的匾額也出自於他的手筆。父親在民國60年主持五賢宮修繕事務期間，不幸心肌梗塞過世，享年68歲。他在地方上十分活躍，曾任崇義村村長、農會理事長、漁會代表、農會小組長等多種職務。

家父文綺公、家母曾戴梅，很重視子弟教育。我母親17歲嫁入曾家，38歲就當婆婆，勤敏能幹，由於祖母長年陪在祖父身邊照應起居，因此竹圍這裡十幾甲田的管理、耕作和其他家業多賴我父母維繫。除此之外，父親一生都在服務鄉里，日治時期從旁協助祖父所擔任的保正、協議員、水利委員、組合理監事等事務，戰後則當過竹北鄉農會理事、漁會理事及省代表、鳳岡國校家長委員會、竹北鄉兵役協會委員、鳳岡船舶大隊副大隊長等等。父母生養8子，另有童養媳1位，義女1位。

長兄瓊瑤、二哥煥燁、三哥怡顏、四哥怡軒除了進公學校之外，從小也跟祖父學漢文，並繼續升學，比方大哥畢業於桃園農校、二哥到大阪就讀高等工業學校、三哥四哥畢業於公學校高等科。他們白天受日式教育，晚間則在祖父書房學漢學。四哥怡軒曾到位於魚寮的東山書房上課，光復後又改到北門街上課。五哥怡齋以下，包括六哥煥煜、我和八弟昇平，則因為中日戰爭開打、空襲、家計日衰等緣故，無法同時接受漢文教育。直到台灣光復後，我們才在父親教導下學漢文，有幸得到一些基礎。六哥煥煜，字光庭，擅書法，也略通詩文，每當寺廟有祭典或活動，便擔任文生工作，直到過世。現在他家裡仍留有一些他的字墨和詩稿，1971年五賢宮二次重新整修，他和我二叔曾洋溢將祖父所作聯句題於外殿楹柱上，而我一直到現在也以寫楹聯自娛。

太平洋戰爭階段，家族中有些人受徵召到前線去當日本兵，我大哥曾瓊瑤農校畢業後到海南島當軍伕，再沒回來。二哥曾煥燁因到大阪讀高工，逃過徵召命運。三哥怡顏是海軍志願兵，被徵調到南洋，具體地點不詳，所幸平安歸來。日治末期台灣各地局勢都十分不穩，但印象中祖父未被日本政府動員參加地方公務。不過，任教於扶桑公學校的二叔曾洋溢、二嬸曾彭探新，1941年收到校方「改姓名」的要求，祖父在不得已情況下，苦心孤詣把「曾」改成「增永」，把二叔命名為「文教」，二嬸為「淑子」，其餘家人迫於情勢配合，於是祖父成了增永壽三，我變成了增永宜雄。日本統治的最後一兩年間，市區遭遇多次空襲，當時我年紀還小，才公學校二年級，只知道盡快躲避，不清楚哪些地方遭到轟炸，後來才聽說在新竹漁港附近。那一整年學校半讀半休，之後日本就投降了。投降當時，祖父十分高興。

光復初期，各地對於漢文學習需求非常熱切，許多鄉公所或市政府的公務員因不識中文，常到家中向祖父請教。當時祖父的學堂白天開

課，學員多為十幾歲的青少年，每班人數約有 40 至 50 人，每週上課六天，即使周六也是整日上課。新豐人士也曾邀請祖父前往當地授課，但祖父因負擔過重而婉拒，改由我父親曾文綺講授。學堂地點位於鳳岡路三段住家對面的舊貓兒錠第三堡集會所，開辦時間約有兩三年。

1948 年我從鳳岡國校畢業時，家境亦不如往昔，必須幫忙承擔家計而沒有繼續升學。我的工作為種田、種菜、捕魚牽罟，農曆十月至清明期間，還得下海捕鰻苗，挑著魚米菜蔬到現在新竹市文化中心附近喊賣，一直到 1960 年左右，十幾年間每天都往返從不間斷。當時買不起鞋子，都是赤腳走路、涉水過溪，那時水深及腰，我的褲子總是濕透，走著走著又風乾了。而今，承蒙祖先庇佑，子女卓然有成，孫兒彬彬有禮，不辱祖先，我十分感恩、十分安慰。

## 2. 難忘曾祖父，我的啟蒙者：曾國良先生訪談

口述者：曾國良先生

曾秋濤之長曾孫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年 10 月 2 日、10 月 5 日、10 月 13 日

地點：新竹市和平路曾府

1944 年，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我出生於日治時期貓兒錠庄竹圍仔（今竹北市崇義里），是龍山派第 19 代子孫，曾秋濤先生的長曾孫。

我的祖父是曾文綺（1905-1972），家父曾煥輝（1924-1971）為其次子，但因長兄瓊瑤（1923.6.30-1942.9.18，號武雄），受老師鼓吹去海南島開發土地，於 1941 年從軍為日本海軍軍屬，次年戰歿於海南島，因他沒成家也沒後嗣，秋濤祖囑咐我父親這輩每房兄弟，凡生男丁則長

子一律視為瓊瑤嗣子，故而我形同長曾孫。我祖父畢業於新竹第一公學校，曾通過新竹師範學校筆試，但因已結婚，結果不被錄取。他能詩能文但作得少，以書法見長，晚年對道術也有鑽研，為道教 65 代傳人張天師的弟子。在秋濤公的女兒方面，我聽姑姑彭智慧（1939-）說，曾祖父的長女曾瓦出嗣、二女寶鈿（1918-2003）沒有上過公學校，但出嫁前兩年曾隨父母到市區長住，在關帝廟祖父開設的「六也書房」（又名「六也書塾」）學了 2 年漢文，20 歲左右出嫁。

身為長曾孫的我，從小備受曾祖父秋濤公疼愛和期待，也是曾孫輩中唯一親受啟蒙的，他過世時我 13 歲，至今對他十分懷念。關於曾祖父的行誼，在我祖父過世時編的《曾文綺公追思錄》中有段追溯：「太祖考呈竹祖生子雲夏，雲霖二祖，例受鄉飲大賓為塹北望族，雲夏祖生子五，次子瑞釵祖早逝無嗣，由三子瑞質祖之三男秋濤祖繼嗣是吾先祖父，字壽三，號銀波，生於光緒庚寅年（1890）正月廿七日辰時，卒於民國丙申年（1956）十月初七酉時，享壽 67 歲。自幼聰敏好學，受業竹塹名師，博覽群書，學富五車，為竹塹碩儒，鄉梓先賢，生前在日據時期設立東山書房，六也書塾，御寮吟社，來儀吟社等，在異族統治下苦心慘澹廣為教育，宣揚祖國文化，培養民族觀念，啟發後代嚮往中華文化，以萌愛國精神，頗受日人之顧忌，堪稱為異族統治下之台灣文學鬪士。洎乎，本省光復祖國懷抱，為先祖父寤寐以求之青天白日來臨，乃為洗雪日據毒化教育，隨即在新竹市設立三省學堂，廣為教育國學，授業學生數百之眾，一時桃李滿邑，在政商各界顯耀，名震遐邇，聊酬夙志。又于光復首次全省聯吟大會被推為正詞宗，詩學造詣，飲譽全島，尤其對於切音協韻，深研窮究，廣授門徒，先祖父以詩禮傳家，文章道德，陰庇子孫，永奉為處世奎臬。

我於 1952 年左右進入鳳岡國小讀書，入學前曾祖父每天要我以台

語背誦三字經、千字文 ...，在埕前以毛筆沾水於瓦片上習字、練書法。曾祖父很受地方人士敬重，熱心地方事務，慈祥好客，不時有文友、學生和客人來家裡，祖母和姑嫂們經常在廚房裡忙得不可開交。每當客人來時，就是我最緊張的時候，因為曾祖父必定拿我去獻寶，背詩文給客人聽。曾祖很重家教，若有淘氣、懈怠從不輕饒，荒怠日課更是不得了。我是曾孫輩中唯一被打過，嚐過他督導學生時那著名「細鐵絲鞭」滋味的人。

除了曾祖父重視家族子弟漢學教育之外，祖父和叔公們也個個如此。譬如我叔叔曾煥彪是模楷叔公的長子，他和我只差 7 歲，所以從小無話不談。2007 年 2 月病中他突然給我一封長信，提及光復後他遇到的語言轉換困難以及父親對他的督導：「自前年健康狀況走下坡後，深覺先人的漢文造詣深邃博達，先嚴在台灣光復之年，為了望子成龍，每天要我背詩、寫毛筆字。他是急性子的人，教不會就修理！八歲稚齡的我怕！又恨！致成日後討厭這種背古詩和寫毛筆字，因我日治時代讀過一年級和幼稚園，光復後讀那半山半台的語言教育，日、台、中（北京話）三種語言實在是很累，在民國 23 至 27 年次的人都遭遇到這種青黃不接的時代教育。年紀大了，可能體內流著先人的基因，又恢復對他們的喜愛，但是基礎掛零的情況下，自己慢慢去體會、思考，培養興趣。閒來無代誌，就亂塗亂寫自娛」。叔叔的心情多少反應了他們那一代人的無奈，來信後不久他就過世了，那封遺言般的信因此讓我特別感懷。信中收錄了他個人詩作 41 首，其中兩首我特別喜歡，其一為〈秋詠菊·冬詠梅〉：「北風起兮日色沉，殘菊醒兮戀夕暉。寒霜侵兮梅孕苞，冷豔幽兮暗生香」；其二為〈詠菊〉：「九九重陽秋容淡，籬邊黃英蕊正腴。嬌姿艷麗壓眾菲，豈如凡花怕霜威。」

曾氏一直到我以上孫輩各房子孫，都曾受過秋濤公啟蒙。因此到現

在還有一些後嗣珍藏他為每一個子孫購置、使用的教科書，譬如《三字經》、《千字文》、《繪圖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秋水軒尺牘》、《分類尺牘正軌》、《分類詳註簡名新尺牘》、《初等學生尺牘》、《寫信不求人》、《最新交際大全》、《唐詩正文》、《唐詩集註》、《唐詩合解》、《唐詩白文》、《對聯大觀》、《古今楹聯類纂》、《古文析義》等等。這些線裝書有的單冊，有的數卷，更有十幾卷或二十幾卷的套書。快腐朽的書皮上還留著祖父、叔公這一代人用毛筆端端正正寫上的簽名。此外，家裡還有堪輿、醫藥或修道方面的書，以及當年祖父訂購的《詩報》、《崇聖道德報》等等。看到這些東西就好像看見曾祖父、祖父、父親等人的歷代苦心，漢學、漢詩、漢文曾經是我們家族幾代人的重要傳承。我一直珍藏著曾祖父的墨寶和名片。我家客廳懸有「心正是佛」的大匾，筆力遒勁，其下則是一尊冉冉降臨的觀世音菩薩，也是祖父恭繪的。這種樣式的墨寶和聖像不獨我家，曾祖父當年為各房子孫親自書繪了不少。曾祖父名片中，最特別的堪稱日治末期改姓名那一張。一般尺寸的白色名片紙上，很簡單的印刷著「增永壽三 新竹郡竹北庄貓兒錠字拔子窟二二六ノ二」兩行字，卻紀錄一頁不得不然的歷史。當時曾祖父以「增永」苦心保存「曾」氏，也經過一番深思。

曾祖父不只免費教育曾氏家族子孫，對新竹地區的道士和寺院法師也有不小影響。據我所知，日治時期湖口鳳山寺住持呈斌和尚，光復後新竹市竹蓮街淨土禪寺住持比丘尼智章法師，俗家名曾蕊（1905-1994），以及苗栗縣大湖鄉法雲寺監院如玄老法師，俗家名戴美（1905-2008），都曾向他學習漢文、鑽研漢學及詩學。新竹靈隱寺位於青草湖，在1941年更名前稱為感化寺，我曾祖與該寺住持無上和尙也有交往。

各地親族們還熱心提供我如下文獻：

- (1) 曾秋濤致七子炎輝七律 1952年5月5日手書詩稿  
(曾炎輝之子曾煥弼先生提供)

炎輝七男惠存

喜為曾祖教曾孫，老跟還期又看元；蘭玉延台如占編，竹林到處亦溫存。詩意氣味欣能繼，得失榮枯總不論；寄語天經並地義，養成惟孝報深恩。

生父秋濤

- (2) 曾炎輝謹和秋濤父七律 1963年8月2日手書詩稿  
(曾炎輝之子曾煥弼先生提供)

秋濤嚴君賜示瑤韻學步

年高德劭蔭兒孫樂叙天倫慶一元，惠懋梓桑功永頌祥徵蘭桂馥長存；  
道崇忠恕成宏願學尚詩書欲博論，愧乏存心兼養性顯揚何日答鴻恩。

不肖七男 緝熙炎輝謹和並書

- (3) 劉進(彥甫)致曾煥燁輓聯 1971年9月9日 手書輓聯  
(曾秋濤先生長曾孫曾國良先生提供)

恭輓 曾府煥燁賢士往千古

宗聖孝傳家應得曾參奉曾皙

宣儒賢著世何期顏路哭顏淵

陽居世叔 劉彥甫敬輓

(4) 曾怡軒〈曾公文綺君行誼〉，節錄自曾怡軒、曾煥煜等孝眷共編《曾公諱文綺府君哀思錄》，1972年4月6日。（曾秋濤先生長曾孫曾國良先生提供）

先府君諱文綺，子經綸，號孝義，又號以文，法號鼎綺，生於光緒乙巳年六月廿一日酉時，卒於民國壬子年正月十五日亥時（六十一年二月廿九日），享壽六十有八。吾家世系始於魯，清康末業入閩，迄乎貴涑祖始遷同安縣倉頭社，乃為吾宗一世祖，而貴涑祖之九世祖孫肇珠祖乃與兄弟肇玉、肇珍，於清康熙雍正間相繼渡台家於竹塹城之北一貓兒錠，家道日隆，枝葉日茂，寢昌寢熾，於是肇珠祖三世孫呈龍、呈虎、呈石、呈象、水源、呈鎮、呈智、呈竹八昆仲更為昌盛為貓兒錠曾氏八柱祖也。太祖考呈竹祖生子雲夏、雲霖二祖，例受鄉飲大賓為塹北望族，雲夏祖生子五，次子瑞釵祖早逝無嗣，由三子瑞質祖之，三男秋濤祖繼嗣是吾先祖父，字壽三，號銀波，生於光緒庚寅年正月廿七日辰時，卒於民國丙申年十月初七日酉時，享壽六十七歲。自幼聰敏好學，受業竹塹名師，博覽群書，學富五車，為竹塹碩儒，鄉梓先賢，生前在日據時期設立東山書房、六也書塾、御寮吟社、來儀吟社等，在異族統治下苦心慘澹廣為教育，宣揚祖國文化，培養民族觀念，啓發後代嚮往中華文化，以萌愛國精神，頗受日人之顧忌，堪稱為異族統治下之台灣文學鬪士。洎乎，本省光復祖國懷抱，為先祖父寤寐以求之青天白日來臨，乃為洗雪日據毒化教育，隨即在新竹市設立三省學堂，廣為教育國學，

授業學生數百之眾，一時桃李滿邑，在政商各界顯耀，名震遐邇，聊酬夙志。又于光復首次全省聯吟大會被推為正詞宗，詩學造詣，飲譽全島，尤其對於切音協韻，深研窮究，廣授門徒，先祖父以詩禮傳家，文章道德，陰庇子孫，永奉為處世圭臬。先祖母楊太孺人係竹塹望族，與太祖妣姑姪之親，雖是三寸金蓮，克盡婦道躬操井臼，深得堂上歡，尤其奉侍太祖妣，冬溫夏凜，克盡孝道，閭里咸讚，先祖母手藝靈巧，擅長花鳥刺繡，並於家務之閑，仍向先祖父學習詩文，晚年如千家詩背誦如流，常以誦讀自娛，先祖母生平教育子孫以仁愛為懷，諄諄善誘，從無慍色，鄉梓同欽賢妻良母。先祖父生七男二女，先府君居長，天資聰明穎悟，幼承庭訓，學紹淵源，國學甚有根柢，迨至十歲始進入日據新竹第一公學校接受日文教育，以當時鄉村農家環境，能得進入城市就學，被視為書香世家子弟，畢業後本欲投考師範，奈因業已授室被其限制，乃在家仍從先祖父深造，攻讀詩書，博古通今，能詠能吟，一手好字，善書四體，咸為稱揚。先府君於十六歲家母來歸，年及弱冠，先祖父即賦與管理家務重責，先太祖妣侍下之重慶人倫大家庭，協助先祖父料理保正、協議員、水利委員、組合理監事等各項公職，以及管理耕作十幾甲之大農家庭，殊非易舉，日夜惟勤，備極辛勞，從無怨言。先府君於本省光復後則繼承先祖父衣鉢，在村中設帳，教育失學民眾以國學，並歷任崇義村村長、農事小組長數任，服務村民，晨昏奔勞，排難解紛，公平持穩，考績為鄉中一等，屢受政黨各界之表彰，竹北鄉農會理事、漁會理事及省代

表、鳳岡國校家長委員會、竹北鄉兵役協會委員、鳳岡船舶大隊副大隊長等公職，職責綦紛，公爾忘私，德望隆殷。晚年篤信佛、道，晨昏焚香頂禮，祈求國泰民安，並拜嗣漢天師為弟子禮，賜法號鼎綺，倡建蓮花寺，重修五賢宮，惜未竟志業均在半途而撒手西歸，殊堪遺憾。先府君生子八人，瓊瑤、煥燁、怡顏、怡軒、怡齋、煥煜、煥儀、昇平，其治家寬而有威，無為而治，恭儉好客，美酒佳肴，都留以待客，對兒孫教育，諄諄善誘，鼓勵上進，每逢投考求學必躬親率同參加，在場管顧至一切就緒，始肯放心，（中略）。先府君一生最遺憾者，莫如長兄瓊瑤因被日軍征召為海軍軍屬，不幸於廿一歲之英年在海南島殉職，次兄煥燁，因離沈疴，醫藥罔效，先一年以四十八歲而逝，（後略）。」

不孝男 怡顏 怡軒 怡齋 煥煜 煥儀 昇平  
承重孫 國良

謹述

### 3. 我的祖父曾銀鏤、伯父曾文培及父親曾錫奎：曾淑女女士訪談

口述者：曾淑女女士

曾錫奎次女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月 10 月 13 日

地點：新竹市愛文街自宅

我是曾淑女，出生於 1937 年。1944 年進入貓兒錠扶桑公學校就讀時，還是日本時代。一年級時因一直在躲避空襲，所以沒念什麼書，後來教室遷到我家秀才第的大廳，我們就改唸漢文，但時間很短，我二年級時台灣就光復了。三年級時父親為讓我們上好學校，搬到我們在新竹市北門街的住屋，我轉入新竹師範附小，再進入新竹女中初中部和高中部就讀，最後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家政系。原想繼續出國深造，但祖父認為女孩子大學畢業已是高學歷了，我因此放棄出國的夢想，畢業後任教、成家，1993 年自新竹市立光華國中退休。

我的曾祖父曾烟燉先生（1868-1921），是一位秀才。他是第 14 世曾家祖先雲霖公（1845-1931）的次子，兄長早夭，字子厚，又字乃敷，號篤愛軒，光緒 19 年（1893）登科，邵學政榜取進府學文生，紅榜第 12 名。曾祖父生子 5 人，長子曾銀鏤（1886-1970）就是我祖父。祖父也生了 5 個孩子，文培是我的大伯父，家父錫奎排行老二，其下叔父錫鈿曾任教於新竹工業學校，後轉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因交換教授的機緣帶領妻小赴美就任，之後定居於美國，再下則為錫祺叔和錫如叔。我 10 歲左右搬到新竹市以前，和龐大家族在崇義村的秀才第過著五代同堂的生活。當時還有多位長工、丫環同住共食，好不熱鬧。

我對於幼年共同生活過的祖父記憶很深，也很懷念。在旁人眼中，祖父是個不得了的大人物，但是在我眼中祖父擅長農藝，在花園前後種植許許多多花卉果樹，我們時常有鮮美的水果可吃，此外他還親手為我們做蜜餞，也喜歡釣魚捉蟹，和我們沒有距離。祖父是地主、地方士紳，他眷愛祖居、常住鄉里，家中不時有各地訪客，由於熱心公務，慈善好施，對鄰里十分照顧，捐地捐錢，建設地方，土地公廟、派出所和鳳岡國小都有他捐出的土地。二次大戰時物質缺乏，實行配給制度，祖父吩咐家人不要領用，留給鄉民，一切靠自己耕作及養殖。我依稀記得，貓

兒錠有一個講習所，秋濤公日治時期的私塾就利用那個場地培養了許多曾家及外姓子弟。民國 45 年間（1956），政府推廣農村電話時代，我的祖父積極號召地方人士，向台電申請農村電化。工程完成後也有立碑，碑上題寫「永耀鳳岡」，這個碑原本立在鳳岡國小對面，但因道路拓寬現已被拆除。祖父也向新竹客運申請往山腳線班車通行，以利地方交通。祖父一生為營生費神，雍容優雅，教養子弟少有疾言厲色，順其自然，十分慈祥。家母因家中富裕為了不使子弟養成驕縱習氣，不讓丫鬟、傭人服侍我們，事事要自己來。回顧過往，祖父慈愛面容猶在眼前，他的家風讓我受益良多。

根據家裡珍藏的《顯考曾公諱銀鏤府君大人哀思錄》記載，祖父於日治時期擔任過保正聯合會長、舊港庄協議會員、水利會委員等，光復後歷任鄉民代表會主席、第二到四任竹北鄉民代表、竹北鄉農會理事長、警民協會分會常務理事、竹北鄉調解委員會主席、竹北鄉耕地租田委員、鳳岡國小家長會會長各種公職。我堂姪曾國良先生藏有兩份剪報，一份是民國 53 年（1964）10 月 26 日的《聯合報》、一份是民國 78 年（1989）10 月 19 日的《中國時報》，兩大報都曾專文介紹我們家族，敘述中提到我祖父戰前戰後一共當了 40 多年村長，其後村長職務繼續由曾秋濤、曾文綺先生擔任。從我高曾祖父雲霖公、曾祖烟燉公開始就是地方保甲長，一直持續到光復後，前後超過百年，故報上稱許我們家族是貓兒錠的「村長世家」。因為曾家對於地方公務、宗教、教育和文化熱心參與，當地居民都很敬重曾家，也很愛戴祖父。他喪禮期間，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鳳岡國小全校師生、鳳岡派出所員警和村民，都絡繹不絕前來幫忙和弔唁，各界弔辭也一再強調他為「秀才之後」、「世第書香」、「畢生勤讀」、「斯文一線」、「有光文教」、「為民任重」、「慈善好施」、「公平斷理」、「理出公論」等等事蹟。

我出生時曾祖烟燉公早已仙逝，因此印象不深，對他一生行誼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秀才，文筆非常好，原欲進京趕考，但因為身體不好無法成行，1921年過世。儘管如此，在雲霖公派下子弟的廳堂都有曾祖烟燉公的對聯，「族啟龍山地似龍蟠開景運 家屋鳳崎霞扣鳳翥有光輝」。我對於高祖雲霖公起建的五廳大厝記憶猶新，我在那裡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大厝前方是半月池，庭前種了兩株會開花的樹，一紅一白，很是好看，主屋前還植有高大的椰子樹、松、柏等等。古厝是三進式建築，裡面有石製月洞門、雕樑畫柱，製作很精巧，兩側有泥磚搭蓋的廂房，另外還有花園及後花園，花園裡有藤作的涼亭、有石桌石椅和各種果樹及花卉。主建築正前方首先迎面的是一棟獨立二層樓高的檜樓，樓壁厚實、屋簷低垂，牆上的射孔間隔相對。因為我家門前有一條小河，小河通大海，聽說漲潮時船可以到我家門口。當時雲霖公擔任保甲職務，也身負保護地方民眾和佃戶的責任，因此這棟建築在防衛上特別考究。這棟古色古香的宅邸在民國86年（1997）6月左右，因賣渡而拆除，原址上蓋起透天厝社區，社區內迄今仍有少數曾氏親族居住。

家父曾錫奎先生出生於1915年，1986年過世，是祖父的二子。他有別號與字，但我都不記得了。新竹一公高等科畢業後，原想赴日本慶應大學留學，因祖母體弱多病即作罷。他長期任職於竹北鄉公所，早年偶爾作詩與寫字，搬到市區後就少了。他是一個重倫理、講傳統的人物，家母腦中風後，父親為親自照顧，毅然辭去服務40餘年的公職，辦理退休，親事照料，直至母親過世。1986年農曆3月清晨，他在睡夢中安詳逝世。大伯父曾文培因台灣光復後實施的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政策，大受刺激，身體不堪承受，致英年早逝，因此我對他的詩文活動也不清楚。三叔曾錫鈿曾到日本留學，後來在師範大學任教，95歲時在美國過世。

由於祖訓教導謙卑為懷，祖父從不在子孫面前誇言家族功德，伯父過世時我還小，以致我對父執輩一代傳承著漢學詩書教養一事，所知不多，非常慚愧。

#### 4. 父親戴永與其恩師秋濤先：戴素蟾女士訪談

口述者：戴素蟾女士

戴永之女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年 10 月 3 日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音樂系

我是戴素蟾（1934-），出生於新竹縣舊港庄魚寮，新竹師範學校光復後第三屆畢業，1994 年於新竹國小退休。我先生楊兆禎，長年任教於新竹教育大學音樂系，為鄧雨賢弟子，一生致力弘揚客家民謠，是一位男高音，也寫過不少歌謠和兒歌。長子楊佈光繼承父志，現任竹教大教授、音樂系主任，次子楊育仁為彰化基督教醫院神經外科醫師，女兒畢業於台北女師音樂科，現已退休與夫婿專心經營診所。

我父親戴永（1898-1952），號遠浦。祖父戴朝安、祖母曾梅，務農有成，廣置資產，不識字，但積極栽培子弟，讓父親接受日式新式教育。父親畢業於新竹第二公學校（今北門國小），之後到秋濤先的書房讀書，母親張氏也讀過私塾、識字，兩人感情甚睦。當時魚寮那裡有兩位戴永，我父親年紀較輕，村裡人就喚他「小永」。父親收租為業，每日讀書、寫字、作詩，偶爾才種作。我沒進小學前他曾一度到台北經營醬油生意，此外一生都不曾為營生奔忙，生活優裕自得。父親很慈祥，常行布施，多次被推舉擔任地方公職，總是謙辭，從不就任。他堅持不

出頭，對鄰里鄉親的事卻不辭勞苦，因此被視為士紳，村人有大小事都來家裡商量，很受敬重。路上嬉遊的小孩，看見他遠遠走來，也會自然靜肅、規矩起來。

父母親共有9位子女，3男6女，身為六女的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父親十分在意子女們的教育。1924年我大哥戴文科出生，要入學時父親就把魚寮的房子交給佃農管理，舉家遷往北門國小的崙仔街住。父親眼中最好的學校莫過於新竹第一公學校（今新竹國小），因此不願就近讓哥哥姊姊們讀二公，對年幼的孩子們來說，每天從北門走到新竹國小其實相當吃力，但父親就是很堅持。沒過多久，父親因為和朋友合夥醬油生意，我們搬到台北，兄弟姐妹也到台北讀書，但是公學校還沒畢業就遷回新竹了。搬回北門時，我大概6、7歲了，正好是入學年齡。沒想到，這時候二姊卻生起病來，而且病得不輕，父親賣掉一塊田地為女兒治病仍不見起色，最後聽人說可能是風水作祟，因此決定搬回魚寮的土角厝老宅。搬回老家以後，初時父親還是堅持讓我們讀一公，並把我們安置在新竹市親戚家寄宿，假日才回魚寮，二年級以後才讓我們轉學到舊港國小（今南寮國小）。

魚寮就是現在新港里，1939年舊港公學校在當地設有豐田分教場，1945年4月獨立為豐田國民學校，但是父親也不讓我們讀那裡。從二到四年級期間，我都在舊港國小就讀，通學路因此變得更長了。舊港公學校早在我大哥出生那一年就創辦了，不只離家遠，而且不論寒暑晴雨，日日都要涉水，過兩條河道。從我家出發，第一條是舊港圳，河水會因季節、山區雨勢、水勢大小和潮汐起落變化；第二條則是頭前溪，水勢和深度遠遠大過圳溪。每年中秋以後東北季風颳起到次年清明節這半年間，最冷時只有2、3度，加上日治時期即使冬季制服也要求著短褲短裙，真是凍得厲害。夏秋時節一旦颳風造成溪水暴漲，更要繞行到

現在滿雅街接溪洲大橋的縱貫線。撩起裙子過河的女孩們，把書包高舉在頭上，衣物打濕了，也只有顫抖，忍耐到乾。由於父親的功德，幼小的我渡河時有一位大我兩歲的學姐說：「你不要脫鞋，我背你。」當時只有我穿鞋子上學，鄰近農民常常要我將書包投進他們擔的籃筐裡，以減輕我的負擔。

1944年我四年級以後，戰爭情況惡化，物資配給嚴格，空襲也開始了。五年級從斷斷續續上課、課堂都在作勞動（勤勞奉仕）、上學途中遇到敵機來襲跳到田溝躲，到後來不得不轉學到豐田公學校，最後索性徹底停學了。六年級則遇到台灣光復，剛開始有一段中空時期，大家莫衷一是，之後儘管學校恢復了，但未上軌道，語言問題也不知如何解決，台籍老師忙著受訓，外省老師有很優秀的，也有鄉音很重的，不知所云。總之，社會浮動不安，父親也不強制我上學。在轉換期的時代裡，我在家自學，第一次嚐到苦惱滋味，不知道只會日語、不會國語的自己，未來究竟會怎樣？

就這樣，豐田國民學校重開後，我一直沒有返校上課。正好此時，在台灣光復引發的國語學習熱潮下，父親禁不住鄉人一再請託，終於在魚寮開始教漢文，鄉人幫忙張羅上課教室和招生。他用台語教課，學生以青少年和大人為主，白天、晚上都教，晚上是大人班。停學在家的我，沒有正式報名，偶爾隨班聽課，並翻閱父親的漢文書。就當我還在掙扎時，一天忽然接到豐田國小通知，叫我去參加畢業典禮，說學校準備了很多獎品叫我去領，就這樣我才回校上課。我遊歷了三所小學，最後在豐田國小畢業，之後進入光復後才成立的新竹市立中學。上初中前那一段在家自學的日子，都在父親身側，那時《詩報》每月都寄來家裡，父親的文友也三三兩兩來切磋閑談，有時則是父親去他們那裡相聚、吟詩。很遺憾，當時我一心忙著跨越語言鴻溝，在漢學上沒有多下工夫，

對父親的世界無暇了解。

台灣光復 2 年左右，社會逐漸平靜、各校順利運行以後，父親就停止漢學教授，繼續閑雅的生活了。日治時代我曾和父親一起涉水去秋濤先家拜訪，猶記得他是一個圓潤有神的中年人。父親雖說是學生輩，其實只小他 8 歲，可能是秋濤弟子中年紀最長的一位。當時我家前面住的是戴圳先生一家，也是秋濤弟子。戴先生和家父相差 20 歲，但性情相近，志趣相投，他很敬重我父親，我父親也把他當作難得的知己。他倆都寫一手好字，經常一起談天、論詩。每逢過年他們總要應鄉人要求寫很多春聯，父親非常喜歡戴先生的字，還曾用他寫的春聯貼在自家，可見一斑。秋濤先很疼惜我父，我父也由衷敬重他，兩人感情很深很好。父親 55 歲過世時，親戚、文友和各界人士前來唁喪，秋濤先特意徒步從竹圍前來弔喪，回程一路放聲痛哭，村人聽了心有戚戚，紛紛來告訴我們。秋濤師徒情深意重，弟子間惺惺相惜，那種情誼至今回想起來仍令人感動。

## 5. 我的父親劉進：劉淑貞女士訪談

口述者：劉淑貞女士

劉進之長女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點：新竹市南大路涂府

我是劉淑貞（1939-），豐田國小台灣光復第一屆畢業。先生涂瑞潤是日光電器創辦人及董事長，30 多年前到福州設廠，公司目前由兒子們營運。我的父親劉進（1917-2004），1932 年舊港公學校畢業，勤

樸正直，做事專注，1937、1938年左右結婚。母親郭木嬌（1916-2008），是新社第一富家郭家小姐。我的外公郭清淵（記音，具體名字忘了）擁有碾米廠和很多土地，生有6子，大舅郭芳棋繼承外公的碾米廠<sup>2</sup>，三舅郭芳潘、四舅郭芳明都曾在日治時期留學日本，四舅回台後擔任新竹市郵政總局局長。母親公學校畢業後進過短期護理訓練班，因此會一些接生及產婦護理、消毒等技術。身為長女的我，1939年出生於舊港庄白地粉的新庄子，出生前父親差一點就要被調去當軍伕，幸好因我出生，有了藉口，而逃過一劫。

我幼年時父親鎮日忙碌，他的詩文活動我知道的很少。我知道的是，父親婚前已在竹北的農會工作，上班前和下班後還須下田，夜裡又到魚寮庄的書房教書，從日治時期一直教到台灣光復以後。父親的書法很好，常在餐桌上就寫起來，有人來求字就寫，幫鄉親寫春聯、寫廟裡楹聯，也幫人題寫墳墓聯句。日治末期，村裡被派去當軍伕或志願兵的人漸漸多起來後，父親因是庄裡少有的有識階級，中、日文都通，所以不論是看信、回信，或是要與官方打交道，大家都來拜託他。父親總是不辭勞苦，為親屬在海外的家庭分憂解勞，那情景我還有印象。母親因懂得護理技術，當時也義務在庄裡或鄰庄幫忙接生，特別是遇到難產狀況時她會調胎位，因此救了不少人。我小時候經常在路上被不熟識的人喚住，對我感念家母的救命之恩。台灣光復以後，爸爸到各地參加詩人活動，得到很多獎狀，他精選的幾幀，至今我仍珍藏在身邊。

---

2 裕建和碾米廠電話 03-556-4887，住址為新竹縣竹北市新港三街一段 126 號。

## 6. 我的父親劉進：劉榮隆先生訪談

口述者：劉榮隆先生

劉進之三子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年10月31日

地點：新竹市南大路涂府

我是劉榮隆，1950年出生於竹北鄉白地粉，曾任鍊德科技資深副總，後來調派至鍊寶科技總經理，在任上退休。根據神主牌記載，劉氏祖先源自福建，自水木公於嘉慶乙亥年（1815）來台，到我父親是第四代。我祖父金地公（1893-1967），務農為生，同時也是一位木匠，不識字，入贅呂家，勤奮努力，育有3子。我父親是長子，二子彭分（妻曾幼）、三子戴君同（妻楊玉燕），都因為祖母呂銀的家族有多姓祖先要繼承香火的關係，因此三兄弟姓氏都不一樣。我二叔、三叔都不作詩，喜好八音、戲曲、肖像畫和竹藝編織。父親在農會工作時擔任會計科課長，被當地第一富家相中，和母親育有3子3女，母親出嫁最初隨身帶著丫鬟，後來被祖母辭退。

關於父親日治時期的詩文活動，因我還未出生，知道的十分有限，依稀聽他晚年提過的是秋濤先生和戴圳先生。他過世時，「竹社」比他小一輩的社友如蘇子建先生、竹南陳俊儒先生、頭份張緯能先生、武麗芳女士和「鄉音班」的社員們都來送行。我們家在我讀小學時從白地粉搬到新社，父母一直在那裡住到老年，父親過世前3年，才和母親搬來新竹市八德路和我同住。不到1年，父親因為交遊闊廣闊，因此我又把家附近一棟租人的透天厝收回，讓他的社交活動更利便些。那幾年他到新竹市去參加吟會、鄉音班或朋友聚會，都由我接送。他搬進透天厝的

最後兩年，更時時和文友舉行聚會，詩友們一起在二樓暢談、吟詩，好不熱鬧。

父親到過世前都愛好詩文，曾任竹社社長，也在鄉音班教學，文友和學生很多。從我有記憶開起，他就在全台各地參加漢詩比賽，留給我的詩文競賽獎狀總計 46 幀，主辦單位遍布全台，活動形形色色，獎牌各式各樣，從中可以概略看見他熱衷提倡漢詩並與全台詩友交流的情形。

### 7. 父親戴文俊與秋濤先：戴章鉅先生訪談

口述者：戴章鉅先生

戴文俊之子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 年 10 月 3 日

地點：新竹市北大路肯德基

我是戴章鉅，1944 年生，幼名戴宗資，戴文俊先生的次子，2011 年從新竹市勞工育樂中心退休。父親原名戴圳（1918-2011），入學後改名戴文俊，字一誠，號維賢，1934 年舊港公學校畢業。

我家自曾祖父戴進德、祖父戴淵以來，三代單傳，務農有成，轉而經商，頗有資產，但都沒有讀書識字。戴家從父親開始，接受日式新式教育，同時接受書房教育。祖父母屬於商人階層，日治時期在北門大街開布莊「丸菊裕商號」，與舅舅合夥，實由父母為主經營。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的《北門大街》一書中的第 60 頁，可以看到當時商號的資料。該書〈1941 年新竹商工人名錄・北門之部的表格〉如此記載：「屋號、商號：丸菊商店，代表者：彭炳珍，營業處：表町三／二一一，營

業內容：棉、吳服、羅紗、紐。」，彭炳珍先生就是我的舅舅。

父親是書生性格，通曉漢文，能詩，擅書法，一生手不釋卷。他不喜歡種田，偶爾下田都是隨性勞作，像運動一樣，當時戴家田產在現在的新港國中旁，有旱田、水田各一甲多，都交給佃農耕作，幼年家裡有祿母專門照顧我們。戰爭末期父母親曾疏開回到魚寮，北門舊鋪因此關閉。光復後受到三七五減租的衝擊，失去不少田產，家業漸受影響。當時我們住在魚寮，父母親開始到鄰近地域巡迴賣布，後來在最熱鬧的中央商場開設新店。那個年代，我每天從魚寮到南寮國小上學，都要涉水渡過兩條溪，水冷流急，衣物和書包常常打濕，箇中辛苦一言難盡。此外，當時舊港、魚寮房子少、荒野多，茅草和灌木林比人還高。我常和同學戴章宏、戴正吉一起上學，但是小孩總有鬧彘扭的時候，只好一個人走路回家，寒風吹起樹葉颯颯作響，僻靜得讓人害怕。

我父親入學前就讀秋濤先開設在魚寮的學堂，17歲公學校畢業後也繼續跟隨秋濤先吟詩、寫書法，推算起來是1920到1930年代期間，吟詩地點在當時的魚寮集會所。我家後面住了戴永先生，他非常和氣、非常慈祥，當時會漢文的人不多，他和我父親特別投契。家父作詩不多，但書藝極好，台灣光復後每年臘月免費幫村人寫春聯，我都在旁邊幫忙磨墨、拉紙。擔任過新竹縣、市議長的鄭再傳，從政20餘年，在地方上影響很大，也是新竹知名的土地代書。他擅小楷，我父則大小楷兼擅，因此每當有人索求匾額或大幅聯句時，就由父親代筆。家父一直寫到晚年，家裡還留有他的一些短箋和讀書筆記。民國91年春，他晚年隨手寫下一則短詩，我偶然在書房裡拾見：「望子成龍作大賢，悉心擇處重三遷，母教蘊育終成聖，千古流芳賢母篇」。對我而言，見字如見人，父親的身影與教誨一直在我心中。

## 8. 父親莊陳登雲與秋濤先：莊肇嘉先生訪談

口述者：莊肇嘉先生

莊陳登雲之子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年10月5日

地點：竹北市五賢宮

我出生於1949年，祖先以道士為業，我是第八代道士，世居新竹。我父親莊陳登雲，1912年出生，是祖傳的第七代道士。家父原名陳登雲，繼承母家姓氏，叔叔則繼承父家姓氏，但叔叔不幸早逝，於是父親改為複姓，同時承繼兩姓香火。父親擅詩、書、畫，道號「宏圖」。詩名除了使用本名「陳登雲」和道號「宏圖」之外，也偶用雅號「漢臣」，黃洪炎先生編的《瀛海詩集》中收有他的七首詩。家父從小接受日式教育，成績優異，從新竹第一公學校、高等科、新竹中學校一路讀上來，畢業後順利進入市役所工作。當時他還沒有結婚，為了準備接掌祖傳事業，開始跟秋濤先在關帝廟學習漢文，研究國學和詩藝，之後辭去市役所工作，全心接掌事業。父親當時只參加秋濤先的書房和詩社，沒有參加其他先生們開的書房和吟社。小時候父親訓勉我們時，常提到他在市役所工作下班後，進修漢學的這一段往事。他說每次下班後都疲備不堪，但是為了弘揚家業，始終堅持去上秋濤先生的課，他以此期許我們多讀書，特別是勤研漢學。我受父親影響，民國90幾年開始參加竹社和鄉音班，迄今仍是成員。

## 9. 吾鄉的教育家秋濤先：黃永和議長訪談

口述者：黃永和

新竹縣議會前議長

黃水塗之子

訪談者：柳書琴

時間：2014年10月5日

地點：竹北市五賢宮

我出生於1946年，祖父黃乞、父親黃水塗，都是貓兒錠地方活躍人士。1925年生的我父親，是曾秋濤先生的學生。鄰庄新庄仔有一位平日騎白馬、穿長靴、很時髦的庄長戴石傳，則是我舅公，他通曉醫術、有碾米廠和養馬場，但不會漢文。秋濤先在我們這裡教漢學、漢詩，也熱心鄉里的事，學生無數，很受崇敬，老一輩人沒有不知道他的。日本時代舊港庄協議會員（1930-1935）、保正、擁有碾米廠、遠洋漁船的富豪曾芋頭是秋濤弟子，台灣光復後他曾任台灣省漁會理事長，在台灣漁業界是叱吒風雲的人物。此外，1982年新竹市改制省轄市時當選新竹縣第10屆議員的吳杉，也受教於秋濤先。吳先生在擔任崇義村村長期間，在自家教村民習武強身，同時繼承秋濤衣鉢，利用自家書齋開設夜學，用台語免費教村民學漢詩文，不少鳳岡、崁頂、拔子窟的人都參加過。我是鳳岡國小畢業生，當時校長是曾洋溢先生，校長夫人曾彭探新也是學校老師。我高年級的時候，每天放學後和同學一起去吳村長家裡學漢學、習武，為時1年多左右。吳老師文武雙全，是地方上的奇人，我們很敬愛他，至今還很懷念他。

## 10. 鄉賢秋濤先：曾錠先生訪談

口述者：曾錠先生

曾清水之子

訪談者：柳書琴

時 間：2014 年 10 月 5 日

地 點：竹北市五賢宮

我是曾錠，1940 年出生於貓兒錠，鳳岡國小光復後第 9 屆畢業。秋濤先是我遠房祖輩尊親、銀鏤公也是，他們都是地方士紳，我是他們看著長大的。我家祖先同樣是龍山曾肇珠公派下子孫，但來台時間比其他宗族晚了 100 多年，那時鳳岡一帶都開墾完了，所以來台以後家業較差，到父親一代仍以農漁營生。我家祖先來台後一直住在貓兒錠拔子窟（今崇義里五段），秋濤先是我父親的老師，我們這裡幾個里之內，凡是現年 80 歲以上的人，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家都很尊敬他。

我父親曾清水（1908-1994），別號曾榮，畢業於舊港國小貓兒錠分教場。當時他白天在五賢宮上日本人學校，晚上吃過飯又出來學漢文。他因為懂日文，會漢文，書法又好，畢業後曾在舊港郡役所工作，並擔任甲長，光復後則專心務農。我常聽父親說，我們這裡最初的小學是新豐國小中崙分離教室（1920 年），臨時教室就是這裡的信仰中心五賢宮。最初白天學生不多，幾年後暴增到百餘人，空間不夠使用，因此把一些學生移到舊港國小，五賢宮教室也繼續使用，後來曾銀鏤先生捐地蓋校（1926 年），才在現址成立舊港國小貓兒錠分教場，之後學校獨立、改名貓兒錠公學校（1931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又改為扶桑公學校（1938 年），台灣光復後才更名為現在名稱，而「鳳岡國小」也是鄉公所和學校方面請秋濤先命名的。

秋濤先不只學問好，還通地理、會風水，我們庄頭的土地公廟德惠宮，安座在鳳岡路三段大路邊，也是請秋濤先選址的，他說安在那裡才會合境平安，重修後的楹聯則是秋濤先孫子曾煥煜題的。我父親曾說，秋濤先教過的學生太多了，拔子窟這裡、崁頂那裡、魚寮、還有新竹市，到處都有他的學生，外縣市的也有。他弟子中有一位吳杉先生，當過村長、縣議員，曾教過我漢文，光復初期秋濤先在新竹市忙得不可開交，我們這裡就由吳杉老師來教，也都是免費的，我 17 歲左右跟他學了 1-2 年。另外，就我所知我父親很多同學都是秋濤先弟子，譬如住崁頂、從小都是第一名、當班長的曾煥典，還有後來成為地理師的曾煥灶、遷到花蓮又搬到台北的曾啟銘（曾文新）等都是。

## 11. 蘇子建先生訪談

口述者：蘇子建先生（新竹國小教師退休、詩人）

訪談者：洪麗娟、徐淑賢

時間：2014 年 10 月 29 日

地點：新竹市西大路蘇府

我是蘇子建，出生於 1929 年，字樹德，號鶴亭。現在擔任新竹詩社榮譽理事長。

我的漢文啟蒙老師是周伯達先生，也就是周德三，7 歲時拜師，去老師開設的私塾上課，之後也曾跟隨張文燦先生學過 11 個月。1936 年我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就讀，1937 年七七事變那年我公學校二年級，因為戰爭的緣故，教漢學的人就少了，但是詩社還勉強支持著。1947 年我進入新竹師範學校就讀，4 年後畢業開始教書，1970 年曾獲特殊優良教師獎，1992 年服務 40 年獲得資深優良教師獎，也在當年出版了自

己編印的詩集《雅懷清興》。

我和前輩曾秋濤先生接觸的不多，但是對秋濤先生吟詩的口音是南安音，再加上一點泉州音，則印象深刻。此外，我記得鄭藥珠小時候曾經寄住在秋濤先生家裡。我和曾克家（曾煥灶）接觸就比較多，有好幾次都一起參加詩會。他兒子結婚時，我也寫了一首詩祝賀。我們蘇家和曾家有淵源，我弟媳就是曾家那邊嫁過來的。御寮詩社有位詩人戴維南，戰後他在白地粉開了「融生百貨行」時，我還寫了詩送他作賀禮。

## 二、曾秋濤和來儀、御寮吟社的弟子們： 頭前溪下游詩社田野調查成果



圖 1 曾秋濤壯年時期留影。

資料來源：何楊烈（2011）



圖 2 曾秋濤之妻楊麥娘女士<sup>3</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3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里楊家小姐，纏足，不識字，但能繪善繡，長年陪伴秋濤身側處理書房庶務。



圖 3 曾秋濤全家福照，攝於 1930 年代中期。<sup>4</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4 1935 年秋濤長子曾文綺（二排右二）參加新竹州舊港庄養雞講習會結訓時的紀念照。<sup>5</sup>

資料來源：曾淑女女士提供

4 從成人起算，前排右起為曾黃秀琴（煥煜夫人）、楊麥娘、太夫人曾楊招、曾秋濤、廖秀娥（決錄夫人）、右六為怡軒；後排右起為曾文綺、曾煥燁、林儉（模楷夫人）、曾模楷、曾決錄、曾洋溢。未同席合照者，右起為曾楨檀、曾彭探新（洋溢夫人）。

5 曾文綺為繼曾銀錢、曾秋濤之後，曾氏家族在貓兒錠地區熱心地方事務的活躍人物。



圖 5 1941 年曾秋濤長子瓊瑤（無法辨認）調赴海南島當軍屬，次年戰歿於海南島，此為他與同學在新竹州農業講習所訓練時的留影。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6 家屬推測為曾瓊瑤所遺照片。<sup>6</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6 內容為 1939 年 2 月日軍佔領海南島後，中學生被動員於新竹孔廟提燈遊行慶賀的情形。



圖 7 1940 年代日治末期，貓兒錠地方人士攝於扶桑公學校。<sup>7</sup>

資料來源：曾淑女女士提供



圖 8 右圖為 1950 年代前期曾秋濤全家福照，攝於貓兒錠自宅大門。<sup>8</sup>。

左圖為 2014 年 10 月筆者與曾國良先生在同處所的合影。

資料來源：右圖曾國良先生提供，左圖筆者提供

7 前排右二為曾洋溢、右四為曾銀鏤，後排右一為曾彭探新（洋溢夫人）、右四為曾洋溢、右六為曾秋濤、右九為曾煥燁，其餘為校長、當地要人及男女教員。

8 前排由右至左為煥燁、怡顏、洋溢、秋濤、決錄、怡軒、怡軒夫人、曾國良；後排由右至左為曾煥儀、曾文綺、曾良辰、曾戴梅（文綺夫人）、曾彭探新（洋溢夫人）、曾鄭釵（煥燁夫人）、曾黃秀琴（煥煜夫人）、怡顏夫人、怡齋夫人、怡齋、昇平。



圖9 文綺（右）與洋溢兄弟在祖厝旁的合影。<sup>9</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10 1970年代後期，秋濤子孫於祖厝旁的合影。<sup>10</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拍攝

9 曾秋濤係從福建省泉州府1700年渡台之曾肇球第16世子孫，世居新竹縣竹北市崁頂、貓兒錠一帶。此為1960年代中期，貓兒錠地區已有台電供應十年，文綺（右）與洋溢兄弟在祖厝旁的合影，兩人皆擅書、能詩。

10 由右到左為四子模楷、三子決錄、長子文綺、次子洋溢、長房四孫怡軒。



圖 11 上方兩圖為 1960 年代秋濤祖厝舊照。<sup>11</sup> 下圖為位於鳳岡路三段路邊的祖厝今貌。<sup>12</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筆者攝

11 曾秋濤成年後與嗣母楊氏合力在曾烟燉秀才第左側興建此宅，這座起建 1910 年左右的閩式建築，也是他創立雅宜吟社、來儀吟社的所在。

12 昔日屋後有花園、果園，照片中的稻田處原為前埕，右側與秀才第半月池、檜樓、花園毗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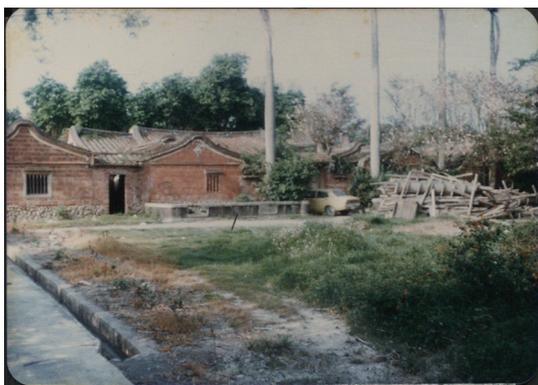


圖 12 1970 年代左右曾烟燉秀才第幾近荒廢時的舊影。<sup>13</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13 1934 年左右曾銀鏤次子曾錫圭（錫奎）結婚時的家族大合照，攝於曾銀鏤自宅，亦即秀才第祖廳前。<sup>14</sup>

資料來源：曾淑女女士提供

13 右側屋宇已頹圮。鏡頭前方的草地原為半月池、檜樓、花園及玄關大門所在，攝像時也已拆除。整座秀才第向左與秋濤宅比鄰，向右有奇花異卉及五棵大椰子樹，再外則為溪圳潺湲。

14 前排右二為銀鏤夫人范氏、右三為烟燉二夫人、右四為烟燉大夫人、右六為新娘陳雲卿、右七為新郎錫圭、右八為曾銀鏤；二排右五為曾銀鏤長子曾文培。



圖 14 1930 年代中期曾銀鏤與兒孫們的全家福照，攝於秀才第。<sup>15</sup>

資料來源：曾淑女女士提供



圖 15 1940 年代日治後期，曾錫圭（上圖二排左四）參加銃後講習及軍事訓練的留影。<sup>16</sup>

資料來源：曾淑女女士提供

15 前排右起三位為他的女兒，右五為曾銀鏤，他的左手邊為夫人范氏，右手邊為烟燉二夫人鄭氏。後排右起依序為次子錫圭、三子錫鈿、長子文培。

16 曾銀鏤子弟皆接受高等日式教育，同時在秋濤書房學習，長子文培、次子錫圭皆能詩。



圖 16 五賢宮今貌。<sup>17</sup> 左圖之宮匾為曾秋濤之墨寶。

資料來源：柳書嶺攝



圖 17 1911 年五賢宮初次重修時，曾雲霖、雲夏派下子孫大力護持，曾雲霖指示秋濤題作正殿主匾及外殿宮匾。<sup>18</sup>

資料來源：筆者攝

17 位於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五段 57 巷 72 號。百餘年來，貓兒錠曾氏家族歷代護持的這座宮廟，祭祀三府王爺，起建於 1857 年。

18 1971 年二次重修時亦由秋濤長子曾文綺主持。



圖 18 五賢宮入口楹聯呈現曾秋濤、洋溢、煥煜、煥儀三代同題、曾祖孫墨跡共存的景觀，印證秋濤家族的百年詩文傳統。

資料來源：柳書嶺攝



圖 19 1911 年 21 歲的曾秋濤親筆題獻之「聖神功化」宮廟主匾。

資料來源：柳書嶺攝



圖 20 1947 年戰後初期，曾秋濤親筆題獻之「五賢宮」神案，他特意將賢字部分筆畫改作「忠」字，以彰顯王爺精神。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圖 21 曾秋濤生平愛用的花鳥石硯。<sup>19</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攝

<sup>19</sup> 石硯刻有松、竹、梅、鳥、兔等，終年擺於書案上，大小為 48×23×14（公分），重約 20 公斤。



圖 22 宗親曾降福饋贈之匾額<sup>20</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攝



圖 23 右圖為新竹關帝廟，左圖樓房起建處為新竹市北門街 88 號。<sup>21</sup>

資料來源：洪麗娟攝

20 1927 年曾秋濤創辦第一個詩社「雅宜吟社」時，宗親曾降福饋贈之匾額，引用《尚書·周書》典故，長年懸掛於秋濤貓兒錠書齋牆上。

21 曾秋濤在 1930 年代及戰後曾先後在兩地開設「六也書房」及「三省學堂」。



圖 24 曾秋濤現存所有手稿。<sup>22</sup>

資料來源：曾煥儀先生提供



圖 25 日治時期到 1950 年代初期曾秋濤書房用書。<sup>23</sup>

資料來源：曾黃秀琴女士、曾煥儀先生、曾國良先生提供

22 手稿多為讀書摘要或參與吟會時雜錄他人詩作之筆記。

23 包括《易經精華》、《古文讀本》、《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四書白文》、《幼學瓊林》... 等多種，此僅為其中一小部分。



圖 26 1930 到 1940 年代曾秋濤贊助和訂購的《詩報》及《崇聖道德報》。

資料來源：曾崑崙、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27 1927 年農曆 8 月 6 日曾秋濤與夫子鄭雪汀舉人、耕心吟友許光輝（炯軒）同遊貓兒錠海水浴場之唱和，秋濤手書。

資料來源：曾煥儀先生提供



圖 28 鄭雪汀師生唱和詩稿，同上。

資料來源：曾煥儀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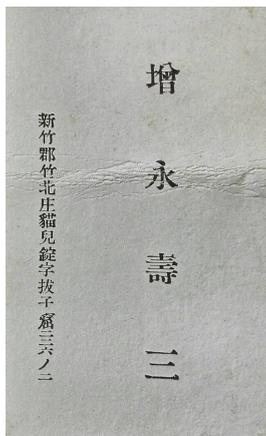


圖 29 改姓名後的名片。<sup>24</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24 1941 年曾秋濤因應次子洋溢夫婦所任教之扶桑公學校要求，全家被迫改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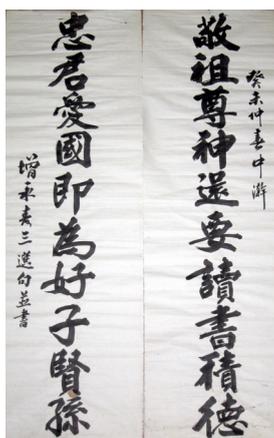


圖 30 1943 年 2 月中旬春節期間，曾秋濤在要求宗教祭祀風俗改革之皇民化運動下，仍私下拜神祭祖並書聯句教誡子孫。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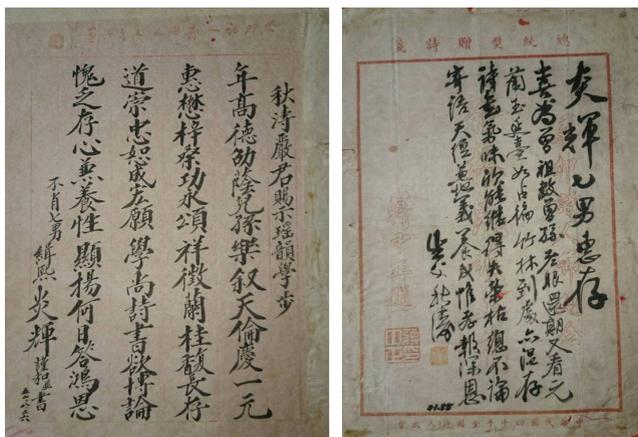


圖 31 1952 年 63 歲的曾秋濤與七子曾炎輝（緝熙）的書信唱和。

資料來源：曾煥弼先生提供



圖 32 曾秋濤晚年依子孫性情職務書予不同勉勵，此為未題贈的大楷墨寶。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攝



圖 33 曾秋濤致七子的訓勉。<sup>25</sup>

資料來源：曾元德先生提供



圖 34 曾秋濤贈予他人最多的墨寶「心正是佛」。<sup>26</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25 七子炎輝於光復後長任花蓮縣玉里鎮公所秘書、主任秘書，能詩善書，亦為地方活躍人物。

26 曾氏子孫多懸於正廳或神明廳。



圖 35 曾秋濤所繪觀音像。<sup>27</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36 曾洋溢（號振中）為父親所繪觀音像所作題詩<sup>28</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27 曾氏子孫多懸於正廳或神明廳。

28 內容為：「慈雲大士法無邊，人盡沐恩物亦然。普渡群迷開悟覺，鰲魚恍對竺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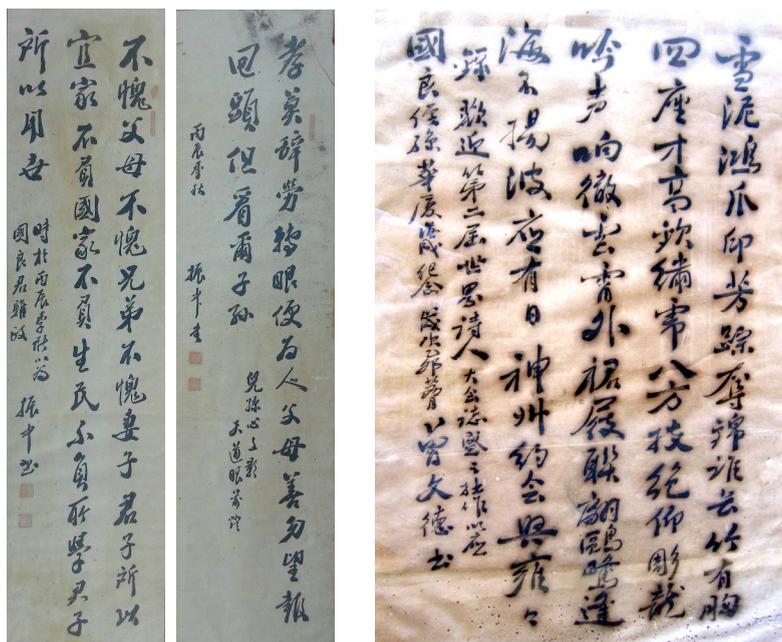


圖 37 (左) 1976 年曾洋溢題給姪孫曾國良的金玉良言。<sup>29</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圖 38 (右) 曾模楷(號文德)於 1973 年台灣擔任輪值國時舉辦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中，歡迎各國詩人所作七絕。<sup>30</sup>

資料來源：曾國良先生提供

29 左圖：「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負國家不負生民不負所學，君子所以用世。」，右圖：「孝莫辭勞轉眼便為人父母，善勿望報回頭但看爾子孫。小字：兒孫心上影，天道眼前燈。」

30 1975 年姪孫曾國良新居落成時題為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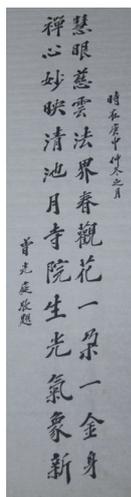


圖 39 1980 年長房六孫曾煥煜  
（號光庭）所題之秋濤聯句。

資料來源：曾黃秀琴女士提供



圖 40 1983 年曾秋濤長房七孫曾煥儀  
（號德惠宜雄）所題之孟浩然  
〈春曉〉。

資料來源：曾煥儀先生提供



圖 41 曾秋濤選址、曾銀鏤捐地起建之貓兒錠庄頭土地公廟「德惠宮」。<sup>31</sup>

資料來源：筆者攝

31 位於竹北市岡路三段路旁，宮廟聯句由曾煥煜題：「德宇千秋赫濯香煙盛，惠蘇萬物繁榮雨露均」、「福德昭昭億萬世恩覃黎庶，正神赫赫百千年靈祐家鄉」。



圖 42 1930 年代青年時期的劉進先生（劉彥甫、劉日昇）。<sup>32</sup>

資料來源：劉榮隆先生提供



圖 43 1958 年劉進能在竹北鄉白地粉自家水田播種的情形。<sup>33</sup>

資料來源：劉榮隆先生提供

32 曾秋濤詩社中的活躍弟子，戰後依然活躍詩壇，曾任新竹詩社理事長。

33 劉進能詩善書，自日治時期開始長年任職竹北農會，兼營自家農田，並在秋濤書房義務教授漢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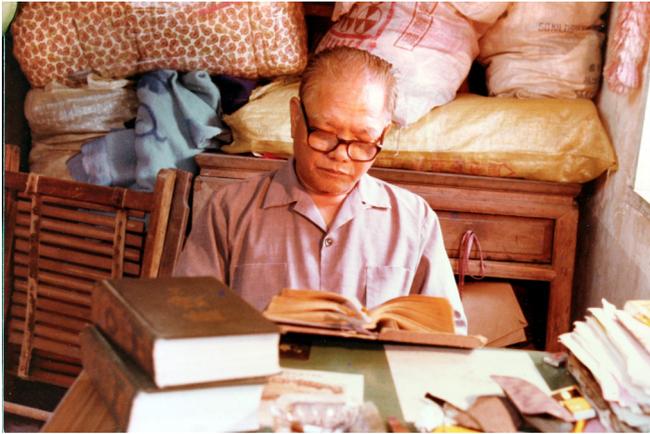


圖 44 劉進晚年於竹北市白地粉居所讀書樣貌。

資料來源：劉榮隆先生提供



圖 45 劉進於竹北市港安宮主殿所題楹聯。<sup>34</sup>

資料來源：筆者攝

34 一幅為「港寧宣化仰諸王蕭潘郭戴，安樂繁榮興各業工賈漁農」，另一幅為「港不揚波王者威儀崇紫府，安能保境祖師慈憫護黔黎」。



圖 46 左圖為劉進於港安宮入口所撰題之聯句；<sup>35</sup> 右圖為劉進先生題聯署名之特寫。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圖 47 1960 至 1990 年代所獲之感謝狀及獎狀。<sup>36</sup>

資料來源：劉榮隆先生提供

35 內容為「港水流觴廟祀春秋豐俎豆，安民護國神威海宇靖波濤」。

36 1960 至 1990 年代劉進在南投藍田書院、嘉義麗澤吟會、台北瀛社、新竹傳統詩全國詩人大會……等書院、吟會所獲之感謝狀及獎狀，現存 46 幀，此僅為一小部分。



圖 48 劉進在全台擔任詞宗或參與吟會時，獲頒之感謝狀及競賽獎牌，極富特色。

資料來源：劉榮隆先生提供



圖 49 居住於竹北市新港里的御寮吟社詩人戴維賢（本名文俊）先生晚年留影。

資料來源：戴章鉅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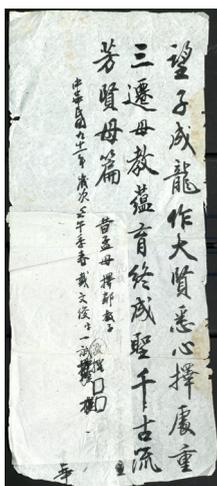


圖 50 2002 年戴維賢先生在書齋信筆題寫的七絕。

資料來源：戴章鉅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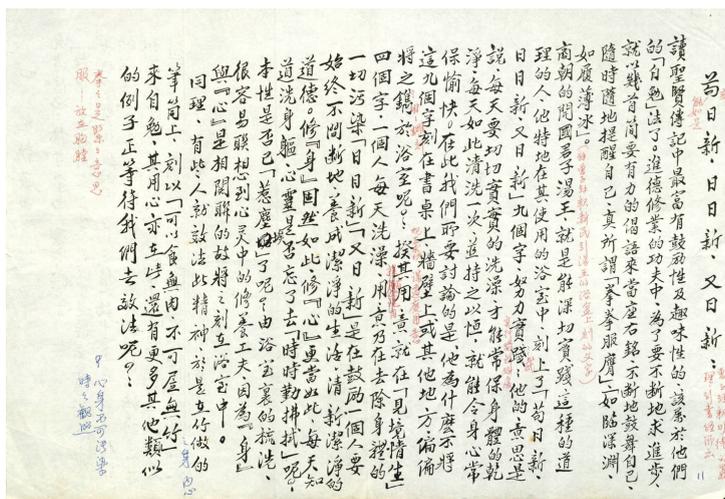


圖 51 戴維賢先生一生精勤研讀，書藝尤佳，此為他 80 歲左右手書之讀書筆記中的一頁。

資料來源：戴章鉅先生提供

### 三、曾秋濤詩選萃

#### 曝書（七言絕句）

秋濤

汗牛充棟莫誇豪，破蝕經年曝幾遭。  
別有芸香能還蠹，殘篇何必曬吾遭。

庭上陳書趁日高，歷年翻曬蠹能逃。  
縱然被蝕還堪照，好古原來老益豪。

—1927年7月3日<sup>37</sup>

#### 丁卯仲秋六日遊山腳海水浴場順途造秋濤家感賦二律次韵

曾秋濤

趨步隨師眺遠秋，數聲汽笛過蓬洲。  
晚霞鳳崎標紅紫，新港羊寮任泳遊。  
灣島石奇訪仙蹟，延陵木古關靈邱。  
臨流不盡滄桑感，滿地江湖一葉舟。

乘興同遊眼福奢，江亭爽氣透輕車。  
貯囊有句慚長爪，操縵何人賞伯牙。  
消長盈虛驚逝水，光陰遲暮感流沙。  
新詩欲和尖叉韻。子固偏難附作家。

—1927年9月28日<sup>38</sup>

37 此二詩為1927年7月3日「陶社週年紀念吟會」所作，收於林柏燕（2000：17-18）。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38 曾秋濤（1927）。

## 北郭園雅集賓主唱和南雅社竹社兩社友聯歡（五言律詩）

曾秋濤

南雅群賢到，文風幸一新。  
東瀛親碩哲，北郭會詩人。  
雞黍初開宴，鴻泥合寫真。  
和章難下筆，高唱擬陽春。

—1930年12月19日<sup>39</sup>

## 次幼香先生原韻（七言律詩）

曾秋濤

半就期頤髯未絲，掌珠添四更揚眉。  
羨君家學淵源博，克紹書香多好兒。  
主盟牛耳啓吟罇，大衍方亨祝一番。  
繞砌芝蘭齊競秀，梅添五福慶三元。

—1931年3月16日<sup>40</sup>

## 敬贈楠本由太郎先生（七言絕句）

秋濤

催人日月感奔輪，憶別陽關又一春。  
最喜公門生意滿，欣欣桃李四時新。

—1931年4月2日<sup>41</sup>

39 曾秋濤（1930）。此詩又刊於《詩報》第6號（見曾秋濤1931a：2），不過，第二句用字略有修改，改為：東瀛「欽」碩哲。

40 曾秋濤（1931b）。

41 秋濤（1931a）。

### 雨絲（五言律詩）

秋濤

霖霖空濛裡，如烟辨不清。  
微微飄欲斷，點點滴無聲。  
濕柳枝應重，沾花葉尚輕。  
漫天雲若練，何日洗天兵。

—1931年4月15日<sup>42</sup>

### 竹城春望（五言律詩）

秋濤

竹垣春四顧，生意滿東西。  
綠樹螺鬟擁，青山雉堞齊。  
獅山雲蔽眼，鳳嶠草沒蹄。  
紅紅看難盡，凝眸北郭低。

—1933年1月18日<sup>43</sup>

### 敬步清淵先生五秩大慶瑤韻（七言律詩）

曾秋濤

海屋添籌海國春，南飛一奏祝生辰。  
耽詩輞水圖書趣，學易尼山翰墨珍。  
未上龍門原有感，偶遊烏巷許相親。  
子猷雅興凌雲志，大衍重周髮尚新。

42 秋濤（1931b）。此為秋濤在1931年3月21日全島聯吟會所作詩。

43 秋濤（1933）。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當惜分陰任似梭，縹緗善讀為蹉跎。  
蠹魚食徧猶嫌少，龍馬負來更愛多。  
成敗英雄難僂算，輸贏地位只消磨。  
已知天命優游樂，那可簪纓換薜蘿。

年遲半紀髯先秋，久仰義之第一流。  
庭蔭三槐能繼美，門垂五柳不牽愁。  
此生清福真難得，斯世榮華豈易求。  
陸地神仙堪比擬，鷺鷥結伴勝雲遊。

詞藻艷追司馬遷，一家機杼自天然。  
萬年滕閣文猶在，千載蘭亭記尚傳。  
笑我無才難掩醜，羨君有福不知妍。  
陽春欲和頻停筆，子固安從結墨緣。

—1934年2月15日<sup>44</sup>

### 懸崖菊（七言絕句）

曾秋濤

千仞巖邊紫豔多，傲霜壁立列星羅。  
幽人久隱依雲石，騷客頻呼到曲阿。

—1934年4月15日<sup>45</sup>

44 曾秋濤（1934a）。

45 曾秋濤（1934b）。

## 呈江亢虎博士（七言絕句）

曾秋濤 壽三

灌耳如雷仰大名，奇緣有幸等三生。

切音叶韻雙根據，秘訣深期一剖明。

—1934年9月14日<sup>46</sup>

## 將留學大陸叨餞席上賦呈斧正（七言律詩）

曾壽三

記取書紳任所行，雲程發軔賦邁征。

斷機能昴殊羊子，擊楫深期繼祖生。

學理為醫等為相，論文留意且留情。

錦帆明日思明指，祖帳同開勸一觥。

—1934年12月15日<sup>47</sup>

## 次梅樵先生原玉（五言古詩）

曾秋濤

偶停長者車，歡迎勸薄酒。

大雅妙扶輪，仰之若山斗。

有緣挹尚文，儼如傾蓋友。

倉卒欲效顰，自慚難掩醜。

入室羨如蘭，薰人笑開口。

道德與文章，發揮任所有。

—1935年2月15日<sup>48</sup>

46 曾秋濤（1934c）。又收於黃洪炎（1940：169）。

47 曾壽三（1934）。

48 曾秋濤（1935a）。

### 賦呈謝大使（七言律詩）

曾秋濤 壽三

新京創立建殊勳，竹帛名垂百世聞。  
大道親鄰邦允固，使官秉節國齊欣。  
衣蒼應藉雲羅被，錦繡能追石鼓文。  
旋耀開臺社亭媿，鄉賢繼美獨欽君。

—1935年10月21日<sup>49</sup>

### 春日遊青草湖感化堂（七言絕句）

曾秋濤

湖島鍾靈景色新，遊春雅侶詠頻頻。  
古今感慨當三顧，幸到禪房會子真。

—1936年3月1日<sup>50</sup>

### 春耕（七言絕句）

秋濤

東風拂面策牛肥，鋤雨犁雲尚晚歸。  
我卻硯田長獲潤，時來筆耒入秋圍。

—1936年4月9日<sup>51</sup>

49 曾秋濤（1935b、1935c）。又收於黃洪炎（1940：169）。

50 曾秋濤（1936a）。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51 秋濤（1936a、1936b、1936c）。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 仲春遊竹塹（五言律詩）

秋濤

雅會春分日，竹垣裙屐忙。  
香山留黛色，花市閃燈光。  
蝶撲東郊裡，鶯流北郭傍。  
吟鞭欣早返，鷓唱間笙簧。

—1936年4月11日<sup>52</sup>

### 訪史雲詞兄呈政（七言律詩）

曾秋濤

乘興同遊亦偶然，照鄰庭外景無邊。  
歸巢燕子揚新竹，朝日龜山灼睡蓮。  
化雨有人經兩載，承風羨汝冠三千。  
騷壇鬪捷應無二，合與梅花獨占先。

—1937年6月8日<sup>53</sup>

### 敬步諸子訪余原玉（七言絕句）

曾秋濤

家風最重禮詩書，喜得陳亢問伯魚。  
莫歎環瀛難得地，自安吾素有誰如。

—1938年2月1日<sup>54</sup>

52 曾秋濤（1936b、1936c）。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53 曾秋濤（1937）。

54 曾秋濤（1938a）。

## 醉白居易小飲憶故從弟瀛峰却寄曾秋濤先生兼述鄙懷（次韻）

### 憶故從阮瀛峰（七言律詩）

曾秋濤

滄上招魂淚點斑，前功盡失暗愁顏。  
追思得趣眉開鎖，相對無言口閉關。  
學海流芳垂不朽，道山歸去享安閒。  
喬予天道真難測，詩稿猶存未忍刪。

—1938年2月1日<sup>55</sup>

### 次東農詞見訪韻（七言律詩）

秋濤

吟旌暫駐共傾壺，趣語投懷拍手呼。  
快向東臺文會友，慚居北道好從吾。  
花岡見月思新竹，梓里臨風倚碧榆。  
三淺蓬萊桑海感，傳薪向有悟三隅。

—1939年10月16日<sup>56</sup>

### 恭祝阿彌陀佛大會成立（七言律詩）

曾秋濤 壽三

阿鼻宏開地獄門，彌天大罪仗誰援。  
陀羅花散維摩手，佛力能超苦海魂。  
大千世界黯風塵，會聚靈山學說新。  
成俗化民端藉此，立言便是轉音輪。

—1940年 月日不詳<sup>57</sup>

55 曾秋濤（1938b）。

56 秋濤（1939）。

57 黃洪炎（1940：169）。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 謁臺北聖廟（七言律詩）

曾秋濤 壽三

不采芹香泮水間，門牆何幸許高攀。  
龍峒靈地懷鄒魯，鯤島詩人拜孔顏。  
淡水文瀾宗泗水，尼山道脈接屯山。  
願將小子興觀旨，得附升堂入室班。

—1940年 月日不詳<sup>58</sup>

### 彩鳳橋（七言絕句）

曾秋濤 壽三

書啣彩鳳景偏饒，肇錫嘉名羨此橋。  
莫怪來儀同盛世，溪聲日夜奏簫韶。

—1940年 月日不詳<sup>59</sup>

### 武士血（七言絕句）

曾秋濤

威宣虎旅氣吞牛，啓釁歐洲又亞洲。  
苦戰軍中飛絳雪，朱殷萬里幾封侯。

—1941年1月1日<sup>60</sup>

58 黃洪炎（1940：170）。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59 黃洪炎（1940：170）。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60 曾秋濤（1941a）。

### 遊鳳山寺賦呈斌宗法師慧正（七言律詩）

增永壽三

迦陵轉與法輪旋，繼起靈山大煥然。  
般若心經蒙廣釋，真如意旨羨深研。  
宏開覺路羞居後，普濟迷津悟向前。  
肯許東坡頻過訪，欣聞佛印妙玄宣。

—1941年2月15日<sup>61</sup>

### 和斌宗上人三十書懷原韻（七言律詩）

曾秋濤

大智文殊秉拂塵，經臺說法妙生春。  
浮雲富貴終成幻，閃電功名未是真。  
到處吟詩與吟偈，古來憂道不憂貧。  
靈山煙穗三生結，菩薩心修省怨瞋。

—1941年4月2日<sup>62</sup>

### 遊鳳山寺賦呈斌宗法師慧正（七言律詩）

曾秋濤

真如妙論感週旋，却愧尋詩孟浩然。  
甫叩禪關心頓豁，高瞻寶剎境猶妍。  
朝堂鳳鼻羅牆外，對峙蛾眉屹座前。  
蘭若杏壇兼繼美，聖經賢傳起文宣。

—1941年5月6日<sup>63</sup>

61 增永壽三（1941）。

62 曾秋濤（1941b）。

63 曾秋濤（1941c）。

### 鳳山寺謁妙禪上人賦呈（七言律詩）

曾秋濤

鳳翥龍蟠幹脈旋，山仁水智自天然。  
寺宗臨濟叢林盛，謁見誌公祇苑妍。  
妙法雲垂清境外，禪心月映碧潭前。  
上方警醒鐘聲響，人世端期釋典宣。

—1941年5月6日<sup>64</sup>

### 呈斌宗法師（七言律詩）

曾秋濤

迦陵轉與法輪旋，繼美靈山大煥然。  
般若心經蒙細釋，真如意旨羨深妍。  
宏開覺路羞居後，廣濟迷津悟問前。  
肯許東坡陪末座，欣聞佛印妙玄宣。

—1941年5月6日<sup>65</sup>

### 祝林田滋宏君出征（七言絕句）

壽三

欲完聖業蓋西東，橐筆從戎膽略雄。  
軍屬倘逢增永面，深期指導並成功。

—1942年6月21日<sup>66</sup>

64 曾秋濤（1941d）。

65 曾秋濤（1941e）。此為秋濤在興亞吟社所作詩，1942年7月曾秋濤曾隨斌宗法師訪謁霧峰靈山寺。

66 壽三（1942a）。

## 祝東臺灣新報起刊華文（七言律詩）

增永壽三

華字重刊次第施，刷新天地惠風吹。  
昭南廣布明皇道，興亞宏宣燦旭旗。  
聖業完成垂不朽，恩威籍甚總相宜。  
八紘一字同瞻仰，繼起雄文慶此時。

—1942年7月24日<sup>67</sup>

## 題莎秧鐘（七言律詩）

增永壽三

夙慧莎秧愛國心，良能熱血最堪欽。  
至誠垂範光臺島，大烈褒旌冠古今。  
盡義君恩與師德，成仁歷險又臨深。  
奉公齊法明斯道，共仰鐘敲空外音。

—1942年9月1日<sup>68</sup>

## 哭長孫增永武雄（七言律詩）

壽三

一銃蘆溝震兩球，驅英逐米足千秋。  
精誠十八從軍屬，勇敢雙延竟命休。  
系統曾孫遲未見，宗祧種子急先謀。  
詩家耀武垂青史，庄葬榮如萬戶侯。

—1942年10月26日<sup>69</sup>

67 增永壽三（1942a）。

68 增永壽三（1942b）。

69 壽三（1942b）。曾秋濤之長孫曾瓊瑤（1923.6-1942.9）於1941年以軍屬身分派赴海南島，1942年9月18日戰歿。

### 雨金（七言絕句）

曾秋濤

醫頻濟早快咸雙，渴望堪移慰萬邦。

感孝催詩皆可擬，漫天鋪地滿春江。

—1946年8月25日<sup>70</sup>

### 愛衆（五言律詩）

曾秋濤

小心為國謀，抗勝幾時休。

安定宜同享，治平且共籌。

不須分晉土，還要合濟州。

關係諸民命，恐輕如馬牛。

博愛能容眾，蒼生盡善謀。

保民如保赤，良侶亦良儔。

大道為公理，平權唱自由。

綢繆防未雨，強繼滿城謳。

—1946年11月30日<sup>71</sup>

70 曾秋濤（1946a）。此為秋濤在新竹市聯吟會所作詩。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71 曾秋濤（1946b）。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 竹塹懷古（五言律詩）

曾秋濤

竹垣經劫塵，臨眺莫傷神。  
既斷倭奴跡，重光祖國親。  
登山尋故友，入廓訪詩人。  
所幸迎曦在，相逢滿座春。

—1947年1月1日<sup>72</sup>

### 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塔（七言律詩）

曾秋濤

臺端正氣耀西東，灣曲清光映太空。  
自在天寬欣地闊，由來德厚建功崇。  
民情喜奮歌平等，主意勤宣唱大同。  
燈焰輝煌騰碧落，塔盤龍鳳兩相融。

—1951年 月日不詳<sup>73</sup>

### 炎輝七男惠存（七言律詩）

曾秋濤

喜為曾祖教曾孫，老跟還期又看元。  
蘭玉延臺如占編，竹林到處亦溫存。  
詩意氣味欣能繼，得失榮枯總不論。  
寄語天經並地義，養成惟孝報深恩。

—1952年5月5日

72 曾秋濤（1947）。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73 收於李騰嶽（1951：37）。施懿琳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 台灣省中北部詩人聯吟大會祝詩（七言律詩）

曾秋濤

以文興起以興中，大雅扶輪唱大同。  
繼美龍山欽彥秀，探珠驪水仰豪雄。  
騷壇牛耳盟鷗鷺，鷗島鵬遊會鶴鴻。  
濟濟堂堂揮健筆，旌旗旖旎振吟風。

—1953年10月16日<sup>74</sup>

---

74 收於朱傳明（1953：1）。此為秋濤在來儀吟社作詩。



## 參考文獻

- 朱傳明等編，1953，《以文吟社》。中壢：國陽印刷廠。
- 何揚烈等著，2011，《瀛洲詩集》。新北市：龍文出版社。
- 李騰嶽，1951，《辛卯全國詩人大會集》。臺北：臺北省文獻會。
- 林柏燕編，2000，《大新吟社詩集》。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
- 秋濤，1931a，〈敬贈楠本由太郎先生〉。《詩報》9：12。
- \_\_\_\_\_，1931b，〈雨絲〉。《詩報》10：6。
- \_\_\_\_\_，1933，〈竹城春望〉。《臺南新報》1月18日，第8版。
- \_\_\_\_\_，1936a，〈春耕〉。《詩報》127：6。
- \_\_\_\_\_，1936b，〈春耕〉。《台南新報》，4月9日，第8版。
- \_\_\_\_\_，1936c，〈春耕〉。《臺灣日日新報》，4月29日，第16版。
- \_\_\_\_\_，1939，〈次東農詞見訪韻〉。《風月報》96：29。
- 曾秋濤，1927，〈丁卯仲秋六日遊山腳海水浴場順途造秋濤家感賦二律次韻〉。《臺灣日日新報》，9月28日，第4版。
- \_\_\_\_\_，1930，〈北郭園雅集賓主唱和南雅社竹社兩社友聯歡〉。《臺灣日日新報》，12月19日，第4版。
- \_\_\_\_\_，1931a，〈北郭園雅集賓主唱和南雅社竹社兩社友聯歡〉。《詩報》6：2。
- \_\_\_\_\_，1931b，〈次幼香先生原韻〉。《詩報》8：4。
- \_\_\_\_\_，1934a，〈敬步清淵先生五秩大慶瑤韻〉。《詩報》75：3。
- \_\_\_\_\_，1934b，〈懸崖菊〉。《詩報》79：6。
- \_\_\_\_\_，1934c，〈呈江亢虎博士〉。《臺灣日日新報》，9月14日，第8版。
- \_\_\_\_\_，1935a，〈次梅樵先生原玉〉。《詩報》99：12。

- \_\_\_\_\_, 1935b, 〈賦呈謝大使〉。《臺灣日日新報》，10月21日，第8版。
- \_\_\_\_\_, 1935c, 〈賦呈謝大使〉。《詩報》117：11。
- \_\_\_\_\_, 1936a, 〈春日遊青草湖感化堂〉。《南瀛佛教》14(3)：45。
- \_\_\_\_\_, 1936b, 〈仲春遊竹塹〉。《詩報》127：6。
- \_\_\_\_\_, 1936c, 〈仲春遊竹塹〉。《臺灣日日新報》，4月11日，第12版。
- \_\_\_\_\_, 1937, 〈訪史雲詞兄呈政〉。《詩報》154：2。
- \_\_\_\_\_, 1938a, 〈敬步諸子訪余原玉〉。《詩報》170：5。
- \_\_\_\_\_, 1938b, 〈醉白居易小飲憶故從弟瀛峰却寄曾秋濤先生兼述鄙懷（次韻）憶故從阮瀛峰〉。《詩報》170：5。
- \_\_\_\_\_, 1941a, 〈武士血〉。《詩報》239：38。
- \_\_\_\_\_, 1941b, 〈和斌宗上人三十書懷原韻〉。《詩報》245：7。
- \_\_\_\_\_, 1941c, 〈遊鳳山寺賦呈斌宗法師慧正〉。《詩報》247：9。
- \_\_\_\_\_, 1941d, 〈鳳山寺謁妙禪上人賦呈〉。《詩報》247：9。
- \_\_\_\_\_, 1941e, 〈呈斌宗法師〉。《詩報》247：9。
- \_\_\_\_\_, 1946a, 〈兩金〉。《心聲月刊》2：32。
- \_\_\_\_\_, 1946b, 〈朔望吟會課題〉。《心聲月刊》5：107。
- \_\_\_\_\_, 1947, 〈竹塹懷古〉。《心聲月刊》6：126。
- 曾國雍編，1980，《竹塹曾氏族譜》電子版。新竹縣竹北市：自版。
- 曾煥燦、曾煥進等編，2013，《曾氏族譜》。新竹縣竹北市：自版。
- 曾壽山，1934，〈將留學大陸叨餞席上賦呈斧正〉。《詩報》95：10。
- 曾銀鏤印贈，1958，《竹塹曾氏族譜》。新竹縣竹北市：自版。
- 游有財編，1967，《曾氏族譜》光碟版。台中：創譯。
- 黃洪炎編，1940，《瀛海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
- 壽三，1942a，〈祝林田滋宏君出征〉。《詩報》274：24。

\_\_\_\_\_，1942b，〈哭長孫增永武雄〉。《詩報》282：24。

增永壽三，1941，〈遊鳳山寺賦呈斌宗法師慧正〉。《風月報》124：  
25。

\_\_\_\_\_，1942a，〈祝東臺灣新報起刊華文〉。《詩報》276：2。

\_\_\_\_\_，1942b，〈題莎秧鐘〉。《詩報》279：2。